

達

夫

集作傑

舊



達夫傑作集目錄

屯溪夜泊記	一
仙霞紀險	七
方巖紀靜	一二
住所的話	一八
北平的四季	二三
春愁	三一
雪夜	三三
日本的文化生活	四〇
懷四十歲的志摩	四六
梅雨日記	五〇

秋霖日記	五九
茫茫夜	六八
血淚	一一一
閩遊滴瀝之一	一三〇
閩遊滴瀝之二	一三六
閩遊滴瀝之三	一四四
閩遊滴瀝之四	一五二
閩遊滴瀝之五	一五九
閩遊滴瀝之六	一六七





屯溪夜泊記

屯溪是安徽休甯縣屬的一個市鎮，雖然居民不多，——人口大約最多也不過一二萬——工廠也沒有，物產也並不豐富，但因為地處在婺源，祁門，黟縣，休甯等縣的衆水匯聚之鄉，下流成新安江，從前陸路交通不便的時候，徽州府西北幾縣的物產，全要從這屯溪出去，所以這個小鎮居然也成了一個皖南的大碼頭，所以牠也就有了「小上海」的別名。「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一副最普通的聯語，若拿來贈給屯溪，倒也很可以指示出牠的所以得繁盛的原委。

我們的飄泊到屯溪去，是因為東南五省交通週覽會的邀請，打算去白嶽黃山看一看風景，而又蒙從前的徽州府，現在的歙縣縣長的不棄，替我們介紹了一家徽州府裏有名的，實在是在是齷齪得不堪的宿夜店，覺得在徽州是怎麼也不能夠過夜了，所以纔夜半開車，向西闖入了這小上海的屯溪市裏。

雖則是小上海，可究竟和大上海有點不同；第一，這小上海所有的旅館，就只有大上海

的五萬分之一。我們在半夜的混沌裏，衝到了此地，投各家旅館，自然是都已經客滿了，沒有辦法，就只好去投奔公安局，——這公安局却是直繫於省會的一個獨立機關，是屯溪市上，最大並且也是唯一的行政司法以及維持治安的公署，所以儘抵得過一個清朝的州縣——請他們來救濟，我們提出的辦法，是要他們去爲我們租借一隻大船來權當宿舍。

這交涉辦到了午前一點，纔茲辦妥，行李等件，搬上船後，艙舖清潔，空氣通暢，大家高興了起來，就交口的稱贊語堂林氏的有發明的天才，因爲大家搬上船去宿的這一件事情，是語堂提議的，大約他總也是受了天隨子陸龜蒙或八旗名士宗室寶竹坡的影響無疑。

浮家泛宅，大家聯床接腳，在篷篷底下，洋油燈前，談着笑着，悠悠入睡的那一種風情，倒的確是時代倒錯的中世紀的詩人的行徑。那一晚，因爲上船得遲了，所以說廢話說不上幾刻鐘，一船裏就呼呼地充滿了睡聲。

第二天，天下了雨，在船上聽雨，在水邊看雨的風味，又是一種別樣的情趣。因爲天雨，旅行當然是不行，並且林潘全葉的四位，目的是祇在看看徽州，與自杭州至徽州的一段公路的，白嶽黃山，自然是不想去的了，只教天一放晴，他們就打算回去，於是乎我們就有

了一天悠閑的屯溪船上的休息。

屯溪的街市，是沿水的兩條裏外的直街，至西面而盡於屯浦，屯浦之上是一條大橋，過橋又是一條街，係上西鄉去的大路。是在這屯浦橋附近的幾條街上，由他們屯溪人看來，總覺得是完全毛色不同的我們這一羣喪家之犬，儘在那裏走來走去的走。其實呢，我們的泊船之處，就在離橋不遠的東南一箭之地，而寄住在船上，却有兩件大事，非上舉去辦不可，卽一，吃飯，二，大便。

況且，人又是好奇的動物，除了吃飯排泄睡眠以外，少不得也要使用使用那兩條腿，於必要的事情之上，更去做些不必要的事情；於是乎在江邊的那家飯館延旭樓卽紫雲館，和那座公坑所，當然是可以不必說，就是一處販賣破銅爛鐵的舊貨舖，以及就開在飯館旁邊的那家做古董店，也突然地增加了許多顧客。我在舊貨舖裏買了一部歙縣吳殿麟的紫石泉山房集，語堂在那家做古董店裏，買了些桃核船，翡翠，琥珀，并許多碎了的白瓷。大家回到船上，研究將起來，當以兩毛錢買的那些點點的瓷片，爲最有價值；因爲一隻纖纖的玉手，捏着的是一條粗而且長，頭如松菌似的東西，另外的一條三角形的尖稜而帶着微有曲線的白柄

者，一定是國貨的小脚；這些碎瓷，若不是康熙，總也是乾隆，說不定，恐怕還是前朝內府，坤甯宮裏的小玩意兒。仔細研究到了後來，你一言，我一語，想入非非，笑成一片，致使這一個水上小共和國裏的百姓們，一個個都成了羣居終日，專爲不善的小團人。

早午飯吃後，光旦秋原等又坐了車上徽州去了，語堂增嘏，歪身倒在床上看書打瞌睡，只有被鬼附着似地神經質的我，在船裏覺得總是坐立都不能安，於是乎只好着了雨鞋，張着雨傘，再上岸去，去遊屯溪的街市。

雨裏的屯溪，市面也着實蕭條。從東南有一塊鎗斃紅丸犯處的木牌立着的地方起，一直到西盡頭的屯浦橋附近爲止，來回走了兩遍，路上遇着的行人，數目並不很多，比到大上海的中心街市，先施永安下那塊地方的人海人山，這小上海簡直是鄉村角落裏了。無聊之極，我就爬上了市後面的那一排小山之上，打算對屯溪全市，作一個包羅萬象的高空鳥瞰。

市後的小山，斷斷續續，一連倒也有四五個山峯。自東而西，俯瞰了屯溪市上的幾千家人家，以及人家外圍，貫流在那裏的三四條溪水之後，我的兩足，忽而走到了一處西南離橋不遠的化山的平頂。頂上的石柱，石礫，石梁，原依然還在，然而一堆瓦礫，寸草不生，幾

隻飛鳥，只在亂石堆頭慢聲長嘆。我一個人看看前面天主堂界內的雜樹人家，和隔岸的那條同金字塔樣的獅子（俗稱扁担）石山，覺得陰森森毛髮都有點直豎起來了，不得已就只好一口氣的跳下了這座在屯溪市是地點風景最好也沒有的化山。後來上橋頭的酒店裏去坐下，向酒保仔細一探聽，纔曉得民國十八年的春天，朱老五帶領了人馬，曾將這屯溪市的店舖民房，施行了一次火洗。那座化山頂上的化山大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被焚化了的。那時候未被燒去而僅存者，只延旭樓的一間三層的高閣，和天主堂內的幾間平房而已。

在酒店裏，和他們談談說說，我只吃了一碟炒四件，一斤雜有泥沙的紹興酒，算起賬來，竟被敲去了兩塊大洋。問「何以會這麼的貴」？回答說「本地人喝的都是歙酒，紹興酒本來是貴的」。這小上海的商家，別的上海樣子倒還沒有學好，只有這一個欺生敲詐門徑，却學得來青勝於藍了，也無怪有人告訴我說，屯溪市上，無論那一家大商店，都有討價還價，就連一盒火柴，一封香煙，都有生人熟面的市價的不同。

旁晚四五點的時候，去徽州的大批人馬回來了，一同上延旭樓去吃過晚飯，我和秋原增、成章四人，在江邊東岸閑步，恰巧遇見了一位自上海來此的像白相人那麼的汽車小商人。

他於陪我們上游藝場去逛了一遍之餘，又領我們到了一家他的舊識的樂戶人家。姑娘的名字，現在記不起來了，彷彿是翠華的兩字，穿着一件黑絨的夾襖，鑲着一顆金牙齒，身材短小，相貌倒也不壞。聽了幾齣徽州戲，喝了一杯祁門茶後，出到了街上，不意鬪頭又遇見了三位裝飾時髦到了極頂，身材也窈窕可觀的摩登美婦人。那一位引導者，和她們似乎也都是舊相識，大家招呼了一下走散之後，他就告訴了我們以她們的身世。她們的前身，本來是由上海來游藝場獻技的坤角，後來各有了主顧。唱戲就不唱了。不到一年，各主顧忽又有了新戀，她們便這麼的一變，變作了街頭的神女。這一段短短的历史，簡單原也簡單得很。但可惜我們中間的那位「江州司馬」沒有同來，否則倒又有一篇琵琶行好翻了。在細雨黃昏的街上走着，他還告訴了我們這裏有幾家頭等公娼，幾家一等花茶館，幾家二等無名窟，和譚名「屯溪女王」的一家半開門。

回到了殘燈無焰的船艙之內，向幾位沒有同去的詩人們報告了一番消息，餘事只剩躺下去睡覺了，但青衫憔悴的才子，既遇着了紅粉飄零的美女，雖然沒有後花園贈金，妓堂前碰壁的那兩幕情事，一首詩是少不得的；斜依着枕頭，合着船篷上的雨韻，哼唧唧，我就在

朦朧的夢裏，念成了一首：

新安江水碧悠悠，

兩岸人家散若舟，

後夜屯溪橋下夢，

斷腸春色似揚州。

的七言絕句。這麼一來，既有了佳人，又有了才子，煞尾並且還有着這一個有詩為證的大團圓，一齣屯溪夜泊的傳奇新劇，豈不就完全成立了麼？

一九三四年五月（選自文藝風景）

仙霞紀險

從衢州南下，一路上迎送着的有不斷的青山，更超過幾條水色藍碧的江身，經一大平原，過雙塔地，到一區四山圍抱的江城，就是江山縣了。

江山是以三片石的江郎山出名的地方，南越仙霞關，直通閩粵，西去玉山，便是江西；

所謂七省通衢，江山實在是第一個緊要的邊境。世亂年荒，這江山縣人民的提心吊膽，打草驚蛇的狀況，也可以想見的了，我們南來，也不過想見識見識仙霞關的險峻，至於採風訪俗，玩水遊山，在這一個年頭，却是不許輕易去嘗試的雅事，所以到江山的第二日一早，我們就亟亟地雇了一輛汽車，馳往仙霞關去。

在南門外的汽車站上車，三里就到俗名東嶽山，有一塊老虎岩，并一座明嘉靖年間建置的塔在的景星山下；南行二十里，遙遙望得見衝天的三塊巨巖江郎山，或合或離，在東面的羣山中跳躍；再去是淤頭，是峽口，是仙霞嶺的區域了，去江山雖有八九十里路程，但汽車走走，也只走了兩三個鐘頭的樣子。

仙霞嶺的面貌，實在是雄奇偉大得很！老遠看來，就是那麼高那麼大的這排百里來長的仙霞山脈，近來一看，更覺得是不見天日了。東西南的三面，灣裏有灣，山上有山：奇峯怪石，老樹長藤，不計其數，而最曲折不盡，令人方向都分辨不出來的，是新從關外二十八都築起，沿龍溪化龍溪兩支深山中的大水而行的那條通江三的汽車公路。

五步一轉灣，二步一上嶺，一面是流泉渦旋的深坑萬丈，一面又是鳥飛不到的絕壁千

層。轉一個灣，變一番景色，上一條嶺，闢一個天地，上上下下，去去回回，我們在仙霞山中，龍溪岸上，自北去南，因為要繞過仙霞關去，汽車足足走了一個多鐘頭的山路。山高，水的深，與夫灣的多，路的險，不折不扣的說將出來，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澗，起碼總要超過二百多倍。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試車路的崎嶇，要將性命和運命去拚拚，想嘗一嘗生死關頭，千鈞一髮的冒險異味的人，仙霞嶺不可不到，尤其是從仙霞關北麓繞路出關，上關南二十八都去的這一條新闢的汽車公路不可不去一走。車到關南，行經小竿嶺的那個隘口，近瞰二十八都谷的底裏人家，遠望浦城楓嶺諸峯的青影的時候，我真感到了一種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說出的不心理，喜的是關後許多險隘，已經被我走過了，懼的是直望山腳的目的地二十八都，雖然是只離開了一程拋石的空間，但山坡陡削，直衝下去，總也還有二三千尺的高度。這時候回頭來看看仙霞關，一條石級鋪得像蛇腹似的曩時的鳥道，却早已高高隱沒在雲霧與樹木的中間了。

從小竿嶺的隘口下來，盤旋迴繞，再走了三四十分鐘到，仙霞關外第一口的二十八都去一看，忽然間大家的身上又起了一層雞皮的細粒。

太陽分明是高照在那裏，天色當然是蒼蒼的，高大的人家的住屋，也一層一層的排列着在，但是人哩，活的生動着的人哩，人都到那裏去了呢？

許許多多的很整齊的人家，窗戶都是掩着的，門却是半開半閉，或者竟全無地空空洞洞同死鱸魚的口嘴似的張開在那裏。踏進去一看，地下只散亂鋪着有許多稻草。脚步聲在空屋裏反射出來的那一種響聲，自己聽了也要害怕。忽而索落落屋角的黑暗處稻草一動，偶而也會立起一個人來，但只光着眼睛，向你上下一打量，他就悄悄的避開了，你若追上去問他一句話呢，他只很勉強站立下來。對你又是光着眼睛的一番打量，搖搖頭，露出一臉陰風慘慘的苦笑，就又走了，回話是一句也不說的。

我們照這樣的搜尋空屋，搜尋了好幾處，纔找到了一所基幹隊駐劄在那裏的處所。守衛的兵士，對我們起初當然也是很含有疑懼的一番打量，聽了我們的許多說明之後，他纔開口說：「昨天晚上又有謠言，居民是自從去年九月以來，早就搬走了，在這裏要吃一頓飯，是很不容易的，因為豆腐青菜都沒有有人做。但今天早晨，隊長是已經接到了江山胡站長的信，飯大約總在預備了罷？」說了就請我們上大廳去息息。我們看到了這一種情形，聽到了那一番

話，食慾早就被恐怖打倒了，所以道了一聲隊長萬福，跳上車子，轉身就走。

重回到小竿嶺的那個隘口的時候，幾刻鐘前曾經盤問我們過，幸虧有了陳萬里先生的那個徽章證明，纔安然放我們過去的，那位捧大刀の守衛兵，卻笑着對我們說：「你們就回去了麼？」回來一過此口，已經入了安全地帶，我們的胆子也大起來了，就在龍溪邊上，一處叫作大塢的溪橋旁邊下了車，打算爬上山去，親眼去看一看那座也可以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宋史浩方把石鋪起來的仙霞關口。一面，叫空車子仍遵原路，繞到仙霞關北相去五里的保安村去等候我們，好讓我們由關南上嶺，關北下山，一路上看看風景。

據書上的記載，則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四曲，有五關，×十峯等等，我們因為是從半腰裏上去的，所以所走的只是關門所在的那一段。

仙霞關，前前後後，有四個關門。第二關的邊上，將近頂邊的地方，有一座新築的碉樓那裏，據陪我們去游的胡長站說，江山近邊，共有碉樓四十餘處，是新近纔築起來的，但汽車路一開，這些碉樓，這座雄關，將來怕都要變成些虛有其名的古蹟了。

仙霞關內嶺頂，有一座仙霞亭，亭旁住着一家人家，從前大約是守關官吏的住所，現在

却只剩了一位老人，在那裏賣茶給過路的行人。

北面出關，下嶺里許，是一個關帝廟，規模很大，有觀音閣，浣霞池亭等建築，大約從前的閩浙官吏來往，總是在這廟內寄宿的無疑。現在東西浣霞池的亭上，還有許多周亮工的過關詩，以及清初諸名宦的唱和詩碣，嵌在石壁的中間。

在關帝廟裏喝了一碗茶，買了些有名的仙霞關的綠茶茶葉，晚霞已經圍住了山腰，我們的手上臉上都感覺得有點潮潤起來了，就大家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說：

「啊！原來這些就是仙霞！不到此地，可真不曉得這關名之妙呢！」

下嶺過溪，走到溪旁的保安村裏，坐上車子，再探頭出來看了一眼曾經我們走過的山嶺，這座東南的雄鎮，卻早已羞羞怯怯，躲入到一片白茫茫的仙霞懷裏去了。

方巖紀靜

方巖在永康縣東北五十里，自金華至永康約百餘里，有公共汽車可坐，從永康至方巖就非坐轎或步行不可，我們去的那天，因為天陰欲雨，所以在永康下公共汽車就都坐了轎子。

向東前進。十五里過金山村，又十五里到芝英，是一大鎮，居民約有千戶，多應姓者，停轎少息，雨愈下愈大了，就買了些油紙之類，作防雨具。再行十餘里，兩旁就有起山來了，峯巖奇特，老樹縱橫，在微雨裏望去，形狀不一，轎夫一一指示說：「這是公婆巖，那是老虎巖，……老鼠梯」等等，說了一大串，又數里，就到了巖下街，已經是在方巖的腳下了。

凡到過金華的人，總該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在旅館裏住下後，每會有些著青布長衫，文質彬彬的鄉下先生，來盤問你，「是否去方巖燒香的？這是第幾次來進香了？從前住過那一家？」你若回答他說是第一次去方巖，那他會拿出一張名片來，請你上方巖去後，到這一家去住宿。這些都是巖下街的房頭，像旅店而又略異的接客者，遠至數百里外，就有這些派出代理人來兜攬生意，一則也可以想見一年到頭方巖香市之盛，一則也可以推想巖下街四五百家人家，競爭的激烈。

巖下街的所謂房頭，經營旅店業而專靠胡公廟吃飯者，總有二三五千入，大半係程應二姓，文風極盛，財產也各可觀，房子都係二層樓，大抵的情形，下層係建築在谷裏，中層沿街，上層爲樓，房間一家總有二五十間，香市盛的時候，聽說每家都患人滿。香客之自紹

興衢州杭州及近縣來者，爲數固已不少，最遠者，且有自福建來的。

從巖下街起，曲折再行三四里，就上山；山上的石級是數不清的，密而且峻，盤旋環繞，要走一個鐘頭，纔走得到胡公廟的峯門。

胡公名則，字子正，永康人，宋兵部侍郎，常奏免衢婺二州民丁錢，所以百姓感德，立廟祀之。胡公少時，曾在方巖讀過書，故而廟在方巖者爲老牌真貨。且時顯靈異，最著名的，有下列的數則：

宋徽宗時，寇略永康，鄉民避寇於方巖，巖有千人坑，大藤懸掛，寇至緣藤而上，忽見赤蛇嚙藤斷，寇都墜死。

盜起清溪，盤踞方巖，首魁夜夢神飲馬於巖之池，平明池涸，其徒驚潰。

洪楊事起，近鄉近村多遭劫，唯方巖無恙。

民國二年，嵎縣鄉民，慕胡公之靈異，造廟祀之，乘昏夜來方巖盜胡公頭去，欲以之造像，公夢示知事及近鄉農民，屬捉盜神像頭者，盜盡就逮。是年冬間嵎縣一鄉大火，凡預聞盜公頭者皆燒失。翌年八月，該鄉民有二人來進香，各斃於路上。

類似這樣的奇蹟靈異，還數不勝數，所以一年四季，方巖香火不絕，而尤以春秋爲尤盛，朝山進香者，絡繹於四方數百里的途上。金華人之遠旅他鄉者，各就其地建胡公廟以祀公，雖然說是迷信，但感化威力的廣大，實在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這是就方巖的盛名所以能遠播各地的一近因而說的話，至於我們的不遠千里，必欲至方巖一看的原因，却在牠的山水的幽靜靈秀，完全與別種山峯不同的地方。

方巖附近的山，都是絕壁陡起，高二三百丈，面積周圍三五里至六七里不等。而峯頂與峯脚，面積無大差異，形或方或圓，絕似碩大的撐天圓柱，峯巖頂上，又都是平地，林木叢叢，簇生如髮。峯的腰際，祇是一層一層的沙石巖壁，可望而不可登。間有瀑布奔流，奇樹突現，自朝至暮，因日光風雨之移易，形狀景象，千變萬化，捉摸不定，山之偉觀，到此大約是可以說得已臻極頂了罷？

從前看中國畫裏的奇巖絕壁，皴法皴疊，蒼勁雄偉，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現在到了方巖，向各山略一舉目，纔知道南宗北派的畫山點石，都還有未到之處。在學校裏初學英文的時候，讀到那一位美國清教作家何桑的大石面一篇短篇，頗生思想，身到方巖，方知年幼時

的少見多怪，像那篇小說裏所寫的大石面，在這附近真不知有多多少少。我不會到過埃及，不知沙漠中的 Sphinx 比起這些巖面來，又該是誰兄誰弟。尤其是天造地設，清幽岑寂到令人毛髮悚然的一區境界，是方巖北面相去約二三里地的壽山下五峯書院所在的地方。

北面數峯，遠近環拱，至西面而南偏，絕壁千丈，成了一條上突下縮的倒覆危牆。危牆腰下，離地約二三丈的地方，牆脚忽而不見，形成大洞，似巨怪之張口，口腔上下，都是石壁，五峯書院，麗澤祠，學易齋，就建築在這巨口的上下顎之間，不施椽瓦，而風雨莫及，冬暖夏涼，而紅塵不到。更奇峭者，就是這絕壁的忽而向東南的一折，遞進而突起了一固厚、瀑布、桃花、覆釜、鷄鳴的五個奇峯。峯的高大都似方巖，而形狀顏色，各不相同。立在五峯書院的樓上，只聽得見四圍飛瀑的清音，仰視天小，鳥飛不渡，對視五峯，青紫無言，向東展望，略見白雲遠樹，浮漾在楔形闊處的空中。一種幽靜，清新，偉大的感覺，自然而然的襲向人來；朱晦翁、呂東萊、陳龍川諸道學先生的必擇此地來講學，以及一般宋儒的每喜利用山洞或風景幽麗的地方作講堂，推其本意，大約總也在想借了自然的威力來壓制人慾的緣故；不看金華的山水，這種宋儒的苦心是猜不出來的。

初到方巖的一天，就在微雨裏游盡了這五峯書院的周圍，與胡公廟的全部。廟在巖頂，規模頗大，前前後後，也有兩條街，許多房頭，在蒙胡公的福蔭；一人成佛，鷄犬都仙，原是中國的常例。胡公神像，是一位赤面長鬚的柔和的老人，前殿後殿，各有一尊，相貌裝飾，兩都一樣，大約一尊是預備着於出會時用的。我們去瞻仰胡公的那日，大約剛逢着了廢歷十月的初一，廟中前殿戲台上在演社戲敬神。台前簇擁着許多老幼男女，各流着些被感動了的隨喜之淚，而戲中的情節說辭，我們竟一點兒也不懂，間問立在我們身旁的一位像本地出身，能說普通話的中年紳士，方知戲班是本地班，所演的爲「殺狗勸妻」一類的孝義雜劇。

從胡公廟下山，回到了宿處的程××店中，則客堂上早已經點起了兩大枝紅燭，擺上了許多大肉大鷄的酒菜，等候我們喫飯了，菜蔬豐盛到了極點，但無魚少海味，所以味也不甚佳。

第二天破曉起來，仍坐原轎繞靈岩的福善寺回永康，路上的風景，也很清異。

第一，靈巖也係同方巖一樣的一枝突起奇峯，峯的半空，有一穿心大洞，長約二三十

丈，廣可五六丈左右，所謂福善寺者，就係建築在這大山洞裏的，我們由東首上山，進洞的後面，通過一條從洞裏隔出來的長街，出南面洞口而至寺內，居然也有天王殿、韋馱殿、大雄寶殿、觀音堂等設置，山洞的大，也可想見了。南面四山環抱，紅葉青枝，照耀得可愛之至……因為天晴了，所以空氣澄鮮，一道下山去的曲折石級，自上面瞭望下去，更覺得幽深不能見底。

下巖後，向西北的繞道回去，一路上儘是低昂的山巔與旋繞的清溪。經過園內有兩株數百年古柏的周氏祠廟，將至俗名耳朶嶺的五木嶺口的中間，一段溪光山影，景色真像是在畫裏，西南處州各地的遠山，呼之欲來，回頭四望，清人肺腑。

過五木嶺，就是一大平原，北山隱隱，已經看得出橫空的一線，十五里到永康，坐汽車回金華，還是午後三四點鐘的時候。同游的是陳萬里、郎靜山、黃伯惠及杭江路局的曾蔭千諸位先生。

住所的話

自以爲青山到處可埋骨的飄泊慣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頗以沒一個歸宿爲可慮；近來常常有求田問舍之心，在看書倦了之後，或夜半醒來，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蕭條的暮春，或風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會作賞雨茅屋及江南黃葉村舍的夢想；遊子思鄉，飛鴻倦旅，把人一年年弄得得意氣消沈的這時間的威力，實在是可怕，實在是可恨。

從前很歡喜旅行，並且特別喜歡向沒有火車飛機輪船等近代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一步一步的緩步着，向四面絕對不會見過的山川風物迴視着，一刻有一刻的變化，一步有一步的境界。到了地曠人稀的地方，你更可以高歌低唱，袒裼裸裎，把社會上的虛偽的禮節、謹嚴的態度，一齊洗去。人與自然，合而爲一，大地高天，形成屋宇。螻蛄蟻虱，不覺其微，五嶽崑崙，也不見其大。偶或遇見些茅蓬泥壁的人家，遇見些性情純樸的農牧，聽他們談些極不相干的私事，更可以和他們一道的悲，一道的喜。半歲的鷄娘，新生一蛋，其樂也融融，與國王年老，誕生獨子時的歡喜，並無什麼分別。黃牛吃草，嚼斷了麥穗數莖，今年的收穫，怕要減去一勺，其悲也戚戚，與國破家亡的流離慘苦，相差也不十分遠。

至於有山有水的地方呢，看看雲容巖影的變北，聽聽大浪響磯的音樂，或臨流垂釣，或松下息陰，行旅者的樂趣，更加可以多得如放翁的入蜀道，劉院的上天台。

這一種好遊旅，喜飄泊的情性，近年來漸漸地減了；連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時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態，在家裏吃點精緻的菜，喝點芳醇的酒，睡睡午覺，看看閑書，不願意將行動和平時有所移易；總之是懶得動。

而每次喝酒，每次獨坐的時候，只在想着計劃着的，却是一間潔淨的小小的住宅，和這住宅周圍的點綴與鋪陳。

若要住家，第一的先決問題，自然是鄉村與城市的選擇。以清靜來說，當然是鄉村生活比較得和我更為適合。可是把文明利器——如電燈自來水等——的供給，家人買菜購物的便利，以及小孩的教育問題等合計起來，却又覺得住城市是必要的了。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村的景象之田園都市，在中國原也很多。北方如北平，就是一個理想的都城；南方則未建都前之南京，頻海的福州等處，也是住家的好地。可是鄉土的觀念，附看在一個人的腦裏，同毛髮的生於皮膚一樣，叢長着原沒有什麼不對，全脫了却也勢有點兒不可能。所以三

年之前，也是在一個春雨霏微的節季，終於聽了霞的勸告，搬上杭州來住下了。

杭州這一個地方，有山有湖，還有文明的利器，兒童的學校，去上海也只有四個鐘頭的火車路程，住家原沒有什麼不合適。可是杭州一般的建築物，實在太差，簡直可以說沒有一間合乎理想的住宅。舊式的房子呢，往往沒有院子，頂多頂多也不過有一堆不大有意義的假山，和一條其實是只能產生蚊子的魚池。所謂新式的房子呢，更加惡劣了，完全是上海弄堂洋房的抄襲，冬天住住，還可以勉強，一到夏天，就熱得比蒸籠還要難受。而大抵的杭州住宅，都沒有浴室的設備，公共浴場呢，又覺得不衛生而價貴。

所以自從移到杭州來住後，對於住所的問題，便覺得切身地感到了。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畝之宮，一略之隙，就可以滿足。房子也不必太講究，只須有一處可以登高望遠的高樓，三間平屋就對。但是圖書室、浴室、貓狗小舍、兒童遊嬉之處，灶房，却不得不備。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闊一點的迴廊；房子的內部，更需要亮一點的光線。此外是四周的樹木和院子裏的草地了，草地中間的走路，總要用白沙來鋪纔好。四面若有鄰舍的高牆，當然要種些爬山虎以掩去牆頭，若係曠地，只須植一道矮矮的木柵，用黑色一塗就可以將就。門窗

當一律以厚玻璃來做，屋瓦應先釘上鉛皮，然後再覆以茅草。

照這樣的一個計劃來建築房子，大約總要有二千元錢來買地皮四千元錢來充建築費，纔有點兒希望。去年年底，在微醉之後，將這私願對一位朋友說了一遍，今年他果然送給了我一塊地，所以起樓臺的基礎，倒是有了。現在只在想籌出四千元錢的現款來建造那一所理想的住宅。胡思亂想的結果，在前兩三個月裏，竟發了瘋，將煙錢酒錢省下了一半，去買了許多獎券；可是一回一回的買了幾次，連末尾也不會得過，而喫了壞煙壞酒的結果，身體却顯然受了損害了。閑來無事。把這一番經過，對朋友一說，大家笑了一場之後，就都爲我設計，說從前的人，曾經用過的最上妙法，是發自己的訃聞，其次是做壽，再其次是兜會。

可是爲了一己的舒服，而累及親戚朋友，也着實有點說不過去，近來心機一轉，去買了些芥子園、三希堂等畫譜來，在開始學畫了；原因是想靠了賣畫，來造一所房子。萬一畫畫，仍舊是不能吃，那麼至少至少，我也可以畫許多許多房子，掛在四壁，給我自己的想像以一頓醉飽。如饑者的畫餅，早早天畫雲霓。這一個計劃，若不至於失敗，想在半年之後，總可以得到一點安慰。

北平的四季

對於一個已經化爲異物的故人，追懷起來，總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處；隨後再慢慢的想想，則覺得當時所感到的一切壞處，也會變作很可尋味的一些紀念，在回憶裏開花。關於一個曾經住過的舊地，覺得此生再也不會第二次去長住了，身處入了遠離的一角，向這方向的雲天遙望一下，回想起來的，自然也同樣地只是牠的好處。

中國的大都會，我前半生住過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數；可是當一個人靜下來回想起從前，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沈著，總歸都還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當然還是北京——的典麗堂皇，幽閑清妙。

先說人的分子罷，在當時的北京——民國十一二年前後——上自軍財閥政客名優起，中經學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於負販拉車鋪小攤的人，都可以談談，都有一藝之長，而無憎人之貌；就是由薦頭店薦來的老媽子，除上坑者是當然以外，也總是衣冠楚楚，

看起來不覺得會令人討厭。

其次說到北京物質的供給哩，又是山珍海錯，洋廣雜貨，以及蘿蔔白菜等本地產品，無一不備，無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時候，總只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沈悶，灰沙太暗澹，生活太無變化；一鞭出走，出前門便覺胸舒，過蘆溝方知天曉，彷彿一出都門，就上了新生活開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載，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個個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覺得格外的濃，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許是爲了我那長子之骨，現在也還埋在郊外廣誼園的坟山，而幾位極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裏同時斃命的受難者的一羣。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無一不可愛的，就是大家覺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聯合上一起，在我也覺得是中國各大都會中所尋不出幾處來的好地。爲敘述的便利起見，想分成四季來約略地說說。

北平自入舊歷的十月之後，就是灰沙滿地，寒風刺骨的節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

般人所最怕過的日子。但是要想認識一個地方的特異之處，我以為頂好是當這特異處表現得最圓滿的時候去領略；故而夏天去熱帶，寒天去北極，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雖則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閑，也只有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澈底。

先說房屋的防寒裝置罷，北方的住屋，並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樣，用的是鋼骨水泥，冷熱氣管；一般的北方人家，總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牆；上面花廳內都有一張暖炕，一所迴廊；廊子上是一帶明窗，窗眼裏糊着薄紙，薄紙內又裝上風門，另外就沒有什麼了。在這樣簡陋的房屋之內，你只教把爐子一生，電燈一點，綿門簾一掛上，在屋裏住着，却一輩子總是暖烘烘像是春三四月裏的樣子。尤其會得使你感覺到屋內的溫軟堪戀的，是屋外窗外面烏烏在叫嘯的西北風。天色老是灰沈沈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圍障，而從風塵灰土中下車，一踏進屋裏，就覺得一團春氣，包圍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馬上就忘記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歡吃吃酒，燒燒羊肉鍋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夠割捨；酒已經是禦寒的妙藥了，再加上以大蒜與羊肉醬油合煮的香味，簡直可以使一室之內，漲滿了白濛濛的水蒸溫氣。玻璃窗內，前半夜，會流下一條條的清汗，後半夜就變成

了花色奇異的冰紋。

到了下雪的時候哩，景象當然又要一變。早晨從厚綿被裏張開眼來，一室的清光，會使你的眼睛眩暈。在陽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來了，蟄伏得很久的小鳥，在這時候會飛出來覓食振翎，談天說地，吱吱的叫個不休。數日來的灰闇天空，愁雲一掃，忽然變得澄清見底，翳障全無，於是年輕的北方住民，就可以營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趕冰車雪車，就在這一種日子裏最有勁兒。

我會於這一種大雪時晴的傍晚，和幾位朋友，跨上跛驢，出西直門上駱駝莊去過過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現的不少白峯頭，和時時吹來的幾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直到了十餘年後的現在，我一想起當時的情景，還會得打一個寒顫而吐一口清氣，如同在釣魚台溪旁立着的一瞬間一樣。

北國的冬宵，更是一個特別適合於看書，寫信，追思過去，與作閑談說廢話的絕妙時。記得當時我們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總不遠千里地走攏來聚在一

道，會談少年時候在故鄉所遇所見的事事物物。小孩們上床去了，用人們也都去睡覺了，我們弟兄三個，還會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長談下去。有幾宵因為屋外面風緊天寒之故，到了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時候，便不約而同地會說出索性坐到天亮的話來。像這一種可寶貴的記憶，像這一種最深沈的情調，本來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夠多享受幾次的曇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裏，那趣味也一定不會得像如此的悠長。

總而言之，北平的冬季，是想賞識賞識北方異味者之唯一的機會；這一季裏的好處，這一季裏的瑣事雜憶，若要詳細地寫起來，總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麼大的書好做；我只記下了一點點自身的經歷，就覺得過長了，下面只能再來略寫一點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懷夢境，聊作我的對這日就淪亡的故國的哀歌。

春與秋，本來是在什麼地方都屬可愛的時節，但在北平，却與別地方也有點兒兩樣。北國的春，來得較遲，所以時間也比較得短。西北風停後，積雪漸漸地消了，趕牲口的車夫身上，看不見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襖的時候，你就得預備着遊春的服飾與金錢；因為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得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

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纔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記憶的痕跡，是城廂內外的那一層新綠，同洪水似的新綠。北京城，本來就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一踏出九城的門戶，四面的黃土坡上，更是雜樹叢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裏顫抖着的嫩綠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經系統不十分健全的人，驟然間身入到這一個淡綠色的海洋濤浪裏去一看，包管你要張不開眼，立不住脚，而昏蹶過去。

北平市內外的新綠，瓊島春陰，西山挹翠諸景裏的新綠，真是一幅何等奇偉的外光派的妙畫！但是這畫的框子，或者簡直說這畫的畫布，現在却已經完全掌握在一隻滿長着黑毛的巨魔的手裏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那一日纔能夠重見得到天日呢？

從地勢緯度上講來，北方的夏天，當然要比南方的夏天來得涼爽。在北平城裏過夏，實在並沒有了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熱的時候，只有中午到午後三四點鐘的幾個鐘頭，晚上太陽一下山，總沒有一處不是涼陰陰要穿單衫纔能過去的；半夜以後，更是非蓋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是在夏天住過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

件恩惠。

我在北平，曾經遇過二個夏天；像什刹海，菱角溝，二閘等暑天遊耍的地方，當然是都到過的；但是在三伏的當中，不問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張籐榻，搬到院子裏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陰處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聽聽盲人的鼓詞與樹上的蟬鳴，也可以一點兒也感不到炎熱與薰蒸。而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北平頂多總不過九十四五度，這一種大熱的天氣，全夏頂多頂多又不過十日的樣子。

在北平，春夏秋的二季，是連成一片；一年之中，彷彿只有一段寒冷的時期，和一段比較得溫暖的時期相對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間，自夏到秋，也只覺得是過了一次午睡，就有點兒涼冷起來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別的覺得長，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覺得比別處來得濃厚。前兩年，因去北戴河回來，我曾在北平過過一個秋，在那時候，已經寫過一篇「故都的秋」，對這北平的秋季頌贊過一道了，所以在這裏不想再來重複；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實在也正像是一冊百讀不厭的奇書，使你愈翻愈會感到興趣。

秋高氣爽，風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騎着一匹驢子，上西山八大處或玉泉山碧雲寺去走走

看；山上的紅柿，遠處的煙樹人家，郊野裏的蘆葦黍稷，以及在驢背上馱着生菓進城來賣的農戶佃家，包管你看一個月也不會看厭。春秋兩季，本來是到處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來似乎更高一點，北方的空氣，吸起來似乎更乾燥健全一點。而那一種草木搖落，金風肅殺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覺得要嚴肅。淒涼，沈靜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農民的家裏或古寺的殿前，自陰歷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牠二個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爲氣！」以及「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的那一種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覺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會得感至極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駕。所以我說，北平的秋，纔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不過是英國話裏所說的 *Indian Summer* 或叫作小春天氣而已。

統觀北平的四季，每季每節，都有牠的特別的好處；冬天是室內飲食奄息的時期，秋天是郊外走馬調鷹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綠，夏天飽受清涼。至於各節各季，正當移換中的一段時間哩，又是別一種情趣，是一種兩不相連，而又兩都相合的中間風味，如雍和宮的打鬼，淨業庵的放燈，豐臺的看芍藥，萬牲園的尋梅花之類。

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

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爲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七日（選自宇宙風）

春 愁

說秋月不如春月的，畢竟是「只解歡娛不解愁」的女孩子們的感覺，像我們男子，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我們這些男子，恐怕到得春來，總不免有許多懊惱與愁思。

第一，生理上就有許多不舒服的變化；腰骨會感到酸痛，全體筋絡，會覺得疏懶。做起事情來，容易厭倦，容易顛倒。由生理的返射，心理上自然也不得不大受影響。譬如無緣無故會感到不安，恐怖，以及其他的種種心狀，若焦燥，煩悶之類。

而感覺得最切最普遍的一種春愁，却是「生也有涯」的我們這些人類圍和周圍大自然界的對比。

年去年來，花月風雲的現象，是一度一番，會重新過去，從前是常常如此，將來也決不會改變的。可是人呢？號爲萬物之靈的人呢？却一年比一年的老了。由渾噩無知的童年，一

進就進入了滿貯着性的苦悶，智的苦悶的青春。再不幾年，就得漸漸的衰，漸漸的老下去。從前住在上海，春天看不見花草，聽不到鳥聲，每以為無四季變換的洋場十里，是勞動者們的永久地獄。對於春，非但感到了恐怖，并且也感到了敵意，這當然是春愁。現在住上了杭州，到處可以看湖山，到處可以聽黃鳥，但春濃反顯得人老，對於春又新起了一番妒意，春愁可更加厚了。

在我個人，并且還有一種每年來復的神經性失眠的症狀，是從春暮開始，入夏劇烈，到秋方能痊治的老病。對這死症的恐怖，比病上了身，實際上所受的肉體的苦痛還要厲害。所以春對我，絕對不能融洽，不能忍受。年紀輕一點的時候，每思到一個終年沒有春到的地方去做人；在當時單憑這一種幻想，也可以把我的春愁減殺一點，過幾刻快活的時間。現在中年了，理智發達，頭腦固定，幻想沒有了。一遇到春，就只有愁慮，只有恐懼。

去年因為新搬上杭州來過春天，近郊的有許多地方，還不會去跑過，所以二三四的幾個月，就完全化去在閑行跋涉的筋肉勞動之上，覺得身體還勉強對付了過去。今年可不對了，曾經去過的地方，不想再去，而新的可以娛春的方法，又還沒有發見。去旅行麼？既無同

件，又缺少旅費。讀書麼？寫文章麼？未拿起書本，未捏着筆，心裏就煩燥得要命。喝酒也豈能長醉，戀愛是尤其沒有資格了。

想到了最後，我只好希望着一種不意的大事件的發生，譬如「一二八」那麼的飛機炸彈的來臨，或大地震大革命的勃發之類，或者可以把我的春愁驅散，或者簡直可以把我的軀體毀去；但結果，這當然也不過是一種無望之望，同少年時代一樣的一種幻想而已。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選自文飯小品）

雪 夜

日本的文化，雖則缺乏獨創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創造的意義的；禮教仿中國，政治法律軍事以及教育等設施法德國，生產事業泛效歐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種輕生愛國，耐勞持久的國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雖則不深，可枝葉却張得極茂，發明發見等創舉雖則絕無，而進步却來得很快。我在那裏留學的時候，明治的一代，已經完成了牠的維新的工作；老樹上接上了青枝，舊囊裝入了新酒，渾成圓熟，差不多絲毫的破綻都看不出來了；新興國

家的氣象，原屬雄偉，新興國民的舉止，原也豁蕩，但對於奄奄一息的我們這東方古國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國文化落伍的中國留學生，却終於是一種絕大的威脅。說侮辱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對，不過咎由自取，還是說得含蓄一點叫作威脅的好。

只在小安逸裏醉生夢死，小圈子裏奪利爭權的黃帝之子孫，若要教他領悟一下國家的觀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國領土以外的無論那一國去住上兩三年。印度民族的曉得反英，高麗民族的曉得抗日，就因為他們的祖國，都變成了外國的緣故。有智識中上流日本國民，對中國留學生，原也在十分的籠絡；但笑裏藏刀，深感着「不及錯覺」的我們這些神經過敏的青年，胸懷那裏能夠坦白到像現在當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樣；至於無智識的中下流——這一流當然是國民中的最大多數——大和民種，則老實不客氣，在態度上言語上舉動上處處都直叫出來在說：「你們這些劣等民族，亡國賤種，到我們這管理你們的大日本帝國來做什麼！」簡直是最有成績的對於中國人使瞭解國家觀念的高等教師了。

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裏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

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而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得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子愛神毒箭的一剎那。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愛的；她們歷代所受的，自從開國到如今，都是順從男子的教育。并且因為向來人口不繁，衣飾起居簡陋的結果，一般女子對於守身的觀念，也沒有像我們中國那麼的固執。又加以纏足深居等習慣毫無，操勞工作，出入里巷，行動都和男子無差；所以身體大抵總長得肥碩完美，決沒有臨風弱柳，瘦似黃花等的病貌。更兼島上火山礦泉獨多，水分富含異質，因而關東西靠山一帶的女人，皮色滑膩通明，細白得像似磁體；至如東北內地雪國裏的嬌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稱，她們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說了。所以諳熟了日本的言語風習，謀得了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揖別了血族相連的親戚弟兄，獨自一個在東京住定以後，於旅舍寒燈的底下，或街頭漫步的時候，最惱亂我的心靈的，是男女兩性間的種種牽引，以及國際地位落後的大悲哀。

兩性解放的新時代，早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猶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羣衆——裏到來

了。當時的名女優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輩的妖豔的照相，化裝之前的半裸體的照相，婦女畫報上的淑女名姝的記載，東京聞人的姬妾的豔聞等等，凡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對象與事件，在這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裏，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伊孛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自然主義派文人的醜惡暴露論，富於刺激性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竟如潮水似地殺到了東京，而我這一個靈魂潔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堅的異鄉遊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沈。

當時的東京，除了幾個著名的大公園，以及淺草附近的娛樂場外，在市內小石川區的一座植物園，在市外武藏野的有一個井之頭公園，是比較高尚清幽的園遊勝地；在那裏有的是四時不斷的花草，青蔥欲滴的列樹，涓涓不息的清流，和討人歡喜的馴獸與珍禽。你若於風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氣爽的秋晚，去閑行獨步，總能遇到些年齡相並的良家少女，在那裏採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們去攀談，她們總一例地來酬應；大家談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帶來的糖菓之類，像在夢裏，也像在醉後，不知不覺，一日的光陰，會箭也似的飛度過去。而當這樣的一度會合之後，有時或竟在會合的當中，從歡樂的絕頂，你每

會立時掉入到絕望的深淵底裏去。這些無邪的少女，這些絕對服從男子的麗質，她們原都是受過父兄的薰陶的，一聽到了弱國的支那兩字，那裏還能夠維持她們的常態，保留她們的人對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隣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裏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裏心裏，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像不出來的。

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裏住滿了一年，像上面所說過的那種強烈的刺激，不知受盡了多少次，我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乙卯）的秋天，離開東京，上日本西部的那個商業都會名古屋去進第八高等學校的時候，心裏真充滿了無限的悲涼與無限的咒詛；對於兩三年前曾經抱了熱望，高高興興地投入到她懷裏去的這異國的首都，真想第二次不再來見她的面。

名古屋的高等學校，在離開街市中心有兩三里地遠的東鄉區域。到了這一區中國留學生比較得少的鄉下地方，所受的日本國民的輕視虐待，雖則減少了些，但因為二十歲的青春，正在我的體內發育伸張，所以性的苦悶，也昂進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是在這一年的寒假考了之後，關西的一帶，接連下了兩天大雪。我一個人住在被厚雪封鎖住的鄉間，覺得怎麼

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還在飛舞着的午後，踏上了東海道線開往東京去的客車。在孤冷的客車裏喝了幾瓶熱酒，看看四面並沒有認識我的面目的旅人，膽子忽而放大了，於到了夜半停車的一個小驛的時候，我竟同被惡魔纏附着的人一樣，飄飄然跳下了車廂。日本的妓館，本來是到處都有的；但一則因為怕被熟人的看見，再則慮有病毒的糾纏，所以我一直到這時候為止，終於只在想像裏冒險，不敢輕易的上場去試一試過。這時候可不同了，人地既極生疏，時間又到了夜半；幾陣寒風和一天雪片，把我那已經喝了幾瓶酒後的熱血，更激高了許多度數。踏出車站，跳上人力車座，我把圍巾向臉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嚨叫車夫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樓上去。

受了龜兒搗母的一陣歡迎，選定了一個肥白高壯的花魁賣婦，這一晚坐到深更，於狂歌大飲之餘，我竟把我的童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來，在錦被裏伸手觸着了那一個溫軟的肉體，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癡亂的狂態，我正如在大熱的伏天，當頭被潑上了一身冰水。那個無智的少女，還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裏；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陽光返射的結果，照得那一間八席大的房間，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頭邊上那

些散亂着的粉紅櫻紙，竟不由自主地流出來了兩條眼淚。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遠志，我的對國家所抱負的熱情，現在還有些什麼？還有些什麼呢？」

心裏一陣悔恨，眼睛裏就更是一陣熱淚；披上了妓館裏的縵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體，這樣的悔着呆着，一邊也不斷的暗泣着，我真不知坐盡了多少的時間；直到那位女郎醒來，陪我去洗了澡回來，又喝了幾杯熱酒之後，方纔回復了平時的心狀。三個鐘頭之後，縵着長眉，靠着車窗，在向御殿場一帶的高原雪地裏行車的時候，我的腦裏已經起了一種從前所絕不會有過的波浪，似乎在昨天的短短一夜之中，有誰來把我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換了。

「沈索性沈到底罷！不入地獄，那見佛性，人生原是一個複雜的迷宮。」這就是我當時混亂的一團思想的繙譯。

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

（選自宇宙風）

日本的文化生活

無論那一個中國人，初到日本的幾個月中間，最感覺到苦痛的，當是飲食起居的不便。

房子是那麽矮小的，睡覺是在鋪地的蓆子上睡的，擺在四脚高盤裏的菜蔬，不是一塊燒魚，就是幾塊同木片似的牛蒡。這是二三十年前，我們初去日本念書時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後，都市西洋化了，建築物當然改了舊觀，飲食起居，和從前自然也是兩樣，可是在飲食浪費過度的中國人的眼裏，總覺得日本的一般國民生活，還沒有中國那麽的舒適。

但是住得再久長一點，把初步的那些困難克服了以後，感覺就馬上會大變起來；在中國社會裏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種安穩之感，會使你把現實的物質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擻，心氣和平，拚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使智識開展的食糧。

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滯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則這島國的粗茶淡飯，變得件件都足懷戀；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麗，精神的飽滿，秩序的整然，同想起來，真覺得在那兒過的，是一段蓬萊島上的仙境裏的生涯，中國的社會，簡直是一種亂雜無章，盲目的土撥鼠式

的社會。

記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學生時代在日本吃過的早餐醬湯的風味；教醫院廚子去做來吃，做了幾次，總做不像，後來終於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裏去要了些來，從此胃口就日漸開了；這雖是我個人的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種簡易的生活的耐人尋味的地方。

而且正因為日本一般的國民生活是這麼刻苦的結果，所以上下民衆，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進。明治維新，到現在不過七八十年，而整個國家的進步，却儘可以和有千餘年文化在後的英法德意比比；生於憂患，死於逸樂，這話確是中日兩國一盛一衰的病源脈案。

刻苦精進，原是日本一般國民生活的傾向，但是另一面哩，大和民族，却也並不是不曉得享樂的野蠻原人。不過他們的享樂，他們的文化生活，不喜鋪張，無傷大體；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簡易裏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遙山，得天地自然之氣獨多，這，一半雖則也是奇山異水很多的日本地勢使然，但一大半却也可以說是他們那些島國民族的天性。

先以他們的文學來說罷，最精粹最特殊的古代文學，當然是三十一字母的和歌。寫男女

的戀情，寫思婦怨男的哀慕，或寫家國的興亡，人生的流轉，以及世事的無常，風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幾句就把乾坤古今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纖屑不遺了。至於後來興起的俳句哩，又專以情韻取長，字句更少——只十七字母——而餘韻餘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終，飄飄忽忽，嫋嫋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細嚼反芻起來，會經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欖，越吃越有回味。最近有一位俳僧師高濱虛子，曾去歐洲試了一次俳句的行脚，從他的記行文字看來，到處只以和服草履作橫行的這一位俳人，在異國的大都會，如倫敦，柏林等處，却也遇見了不少的熱心作俳句的歐洲男女。他回國之後，且更聞有西歐數處在計劃着出俳句的雜誌。

其次，且看看他們的舞樂看！樂器的簡單，會使你回想到中國從前唱「南風之薰矣」的上古時代去。一棹七絃或三絃琴，撥起來聲音也並不響亮；再配上一個小鼓——是專配三絃琴的，如能樂，歌舞伎，淨瑠璃等演出的時候——同鳳陽花鼓似的一個小鼓，敲起來，也只是蹩蹩地一種單調的鳴聲。但是當能樂演到半酣，或淨瑠璃唱到吃緊，歌舞伎舞至極頂的關頭，你眼看着台上面那種舒徐緩慢的舞態——日本舞的動作並不複雜，並無急調——耳神經

聽到幾聲琤琤與擊擊篤拍的聲音，却自然而然的會得精神振作，全身被樂劇場面的情節吸收過去。以單純取長，以清淡制勝的原理，你只教到日本的上等能樂舞臺或歌舞伎座去看，就可以體會得到。將這些來和西班牙舞的銅琶鐵板，或中國戲的響鼓十番一比，覺得同是精神的娛樂，又何苦嘈嘈雜雜，鬧得人頭腦昏沉纔能得到醍醐灌頂的妙味呢？

還有秦樓楚館的清歌，和着三味線太鼓的哀音，你若當燈影闌珊的殘夜，一個人獨臥在水晶簾捲近秋河的樓上，遠風吹過，聽到牠一聲兩聲，真像是猿啼雁叫，會動盪你的心臟，不由你不撲簌簌地落下幾點淚來；這一種悲涼的情調，也只有在日本，也只有從日本的簡單的樂器和歌曲裏，纔感味得到。

此外，還有一種合着琵琶來唱的歌；其源當然出於中國，但悲壯激昂，一經日本人的粗喉來一喝，卻覺得中國的黑頭二面，決沒有那麼的威武，與「春雨樓頭尺八簫」的尺八，正足以代表兩種不同的心境；因為尺八音脆且纖，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跡近女性的緣故。

日本人一般的好作野外嬉遊，也是爲我們中國人所不及的地方。春過彼岸，櫻花開作紅雲；京都的嵐山丸山，東京的飛鳥上野，以及吉野等處，全國的津津曲曲，道路上差不多全

是遊春的男女。家家扶得醉人歸的春社之詩，彷彿是爲日人而詠的樣子。而祇園的夜櫻與都踊，更可以使人魂銷魄蕩，把一春的塵土，刷落得點滴無餘。秋天的楓葉紅時，景狀也是一樣。此外則歲時伏臘，卽景言遊，凡潮汐乾時，蕨薇生日，草茵簇起，以及螢火蟲出現的晚上，大家出狩，可以謔浪笑傲，脫去形骸；至於元日的門松，端陽的張鯉祭雛，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所奉行的雖係中國的年中行事，但一到日本，却也變成了很有意義的國民節會，盛大無倫。

日本人的庭園建築，佛舍浮屠，又是一種精微簡潔，能在單純裏裝點出趣味來的妙藝。甚至家家戶戶的廁所旁邊，都能裝置出一方池水，幾樹楠天，洗滌得窗明字潔，使你聞覺不到穢濁的薰蒸。

在日本習俗裏最有趣味的一種幽閒雅事，是叫作茶道的那一番禮節；各人長跪在一堂，製茶者用了精緻的茶具，規定而熟練的動作，將末茶沖入碗內，順次遞下，各喝取三口又半，直到最後，恰好喝完。進退有節，出入如儀，融融泄泄，真令人會想起唐宋以前，太平盛世的民風。

還有「生花」的插置，在日本也是一種有派別師承的妙技；一隻瓦盆，或一個淨瓶之內，插上幾枝紅綠不等的花枝松幹，更加以些泥沙岩石的點綴，小小的一穿園裏，可以使你看出無窮盡的多樣一致的配合來。所費不多，而能使滿室生春，這又是何等經濟而又美觀的家庭裝飾！

日本人的和服，穿在男人的身上，倒也並不十分雅觀，可是女性的長袖，以及腋下袖口露出來的七色的虹紋，與束腰帶的顏色來一輝映，却又似萬花繚亂中的蝴蝶的化身了。「蝴蝶夫人」這一齣歌劇，能夠聳動歐洲人的視聽，一直到現在，也還不衰的原因，就在這裏。

日本國民的注重清潔，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一件美德。無論上下中等的男女老幼，大抵總要每天洗一次澡；住在溫泉區域以內的人，浴水火熱，自地底湧出，不必燒煮，洗澡自然更覺簡便；就是沒有溫泉水脈的通都大邑的居民，因為設備簡潔，浴價便宜之故，大家都以洗澡為一天工作完了後的樂事。國民一般輕而易舉的享受，第一要算這種價廉物美的公共浴場了，這些地方，中國人真要學學他們纔行。

凡上面所說的各點，都是日本固有的文化生活的一小部分。自從歐洲文化輸入以後，各

都會都摩登化了，跳舞場，酒吧間，西樂會，電影院等等文化設備，幾乎歐化到了不能再歐，現在連男女的服裝，舊劇的布景說白，都帶上了牛酪奶油的氣味；銀座大街的商店，門面改換了洋樓，名稱也喚作了歐語，譬如水果飲食店的叫作 Fruits Parlour 旗亭的叫作 Cafe Vienna 或 *Barcelona* 之類，到處都是；這一種摩登文化生活，我想叫上海人說來，也約略可以說得，並不是日本獨有的東西，所以此地從略。

末了，還有日本的學校生活，醫院生活，圖書館生活；以及海濱的避暑，山間的避寒，公園古蹟勝地等處的閑遊漫步生活，或日本阿爾波斯與富士山的攀登，兩國大力士的相撲等等，要說着實還可以說說，但天熱頭昏，揮汗執筆，終於不能詳盡，只能等到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來寫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福州（選自宇宙風）

懷四十歲的志摩

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經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陰晦的早晨的兇報，福煦路上遺宅裏的倉皇顛倒的情形，以及其後靈柩的迎來，弔奠的開始，屍骨的爭奪，和無理解的葬事

的經營等情狀，都還在我的目前，彷彿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後，我因為不願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見面，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去墓前傾一杯酒，獻一朵花；但推想起來，墓木縱不可拱，總也已經宿草盈阡了罷？志摩有靈，當能諒我這故意的疏懶！

綜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幾年不算外，自從中學入學起直到他的死後為止，我是他的命運的熱烈的同情旁觀者；當他死的時候，和許多朋友夾在一道，曾經含淚寫過一篇極簡略的短文，現在時間已經經過了五年，回想起來，覺得對他的餘情還有許多鬱蓄在我的胸中。僅僅一個空泛的友人，對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誼的許多女友，傷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說了，志摩真是一個淘氣，討愛，能使你永久不會忘懷的頑皮孩子！

稱他作孩子，或者有人會說我賣老，其實我也不過是他的同年生，生日也許比他還後幾日，不過他所給我的却是一個永也不會老去的新鮮活潑的孩兒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爲人所誤解，而實際也許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顧一切，帶有激烈的燃燒性的熱情。這熱情一經激發，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勢非至於將全宇宙都燒成赤地不可。發而爲詩，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燦爛迷人的七寶樓

臺，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國的新詩史上。以之處世，毛病就出來了，他的對人對物的一身熱戀，就使他失歡於父母，得罪於社會，甚而至於還不得不遺詔於死後。他和小曼的一段濃情，在他的詩裏，日記裏，書簡裏，隨處都可以看得出來；若在進步的社會裏，有理解的社會裏，這一種事情，豈不是千古的美談？忠厚柔豔如小曼，熱烈誠摯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那裏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那裏還顧得到宗法家風？當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際社會裏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復加。記得有一次在來今雨軒吃飯的席上，曾有人問起我以對這事的意見，我就學了三劍客影片裏的一句話回答他：「假使我馬上要死的話，在我死的前頭，我就只想做一篇偉大的史詩，來頌美志摩和小曼」。

情熱的人，當然是不能取悅於社會，周旋於家室，更或至於不善用這熱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幾年的那一種窮狀，那一種變遷，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許多男女友人，當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實在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那一種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緣故，終至於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覺得可惜的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後——他死的時候是三十六歲——正是壯盛到絕頂的黃金時代，他若不死，到現在為止，五六年間，大約我們又可以多讀到許多詩樣的散文，詩樣的小說，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傑作——「詩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這一部未完的傑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處却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當時，就有人說，志摩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和美人一樣，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又和罷倫，奢來的死法一樣，確是最適合他身分的死。若把這話拿來作自慰之辭，原也有幾分真理含着，我却終覺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的發生，雖說是偶然的結果，但我們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這慘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說過的一句話，「是無理解的社會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真是一個如何狹量，險惡，無情的社會！不是身處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無從知道的。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在志摩的死後，再來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勞的事情。所以這次當志摩四十歲的誕辰，我想最好還是做一點實際的工作來紀念他，較為適當；小曼已經有編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這原是紀念志摩的辦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學獎金的設定，

和他有關的公共機關裏紀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圖書館的發起，以及志摩傳記的編撰等等，也是那可以由我們後死的友人，來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時勢的混亂，當這一個國難的關頭，要來提倡尊重詩人，是違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澆薄，現在有些活着的友人，一旦鑽營得了大位，尙且要排擠詆毀，誣陷壓迫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文人，對於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說了。「濃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悼弔志摩，或者也就是變相的自悼罷！

（選自宇宙風）

梅雨日記

一九二五年六月廿四日，在杭州。

是陰歷的五月廿四日，星期一，陰；天上仍罩着灰色的層雲，什麼時候都可以落下雨來。氣溫極低，晚上蓋了厚綿被，早晨又穿上了夾襖。本來是大家憂旱災再來的附近的農民，現在又在憂水災了；「男種秧田女摘茶，鄉村五月苦生涯，先從水旱愁天意，更怕秋來賦再加，」這是前日從上海回杭，在車中看見了田間男女農民勞作之後，想出來的詩句；

農村覆滅，國脈也斷了，敵國外患，還不算在內；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沒有一個比中國人更吃苦的。

這一次住上海三日，又去承認了好幾篇不得不做的小說來；大約自六月底起，至八月中旬止，將無一刻的空閑。計譯文一篇，人間世一篇，全集序文一篇，是必須於十日之內交出稿子。此外則時事新報與文學的兩篇中篇，必須於八月中交出。還有大公報，良友，新小說的三家，也必須於一月之內，應酬他們各一篇稿子。

開始讀 A. J. Cronin 著的小說 *Hatter's Castle*，係一九三一年倫敦 Victor Collangez 公司發行的書；這公司專印行新進作家的有力作品，此書當也係近年來英國好小說中的一部；不過 Hugh Walpole 的近代英國小說的傾向中，未題起這一個名字，但筆致沈着，寫法周到，我却覺得這書是新寫實主義的另一模範。

中午接到日本寄來的三冊雜誌，午睡後，當寫兩三封覆信，一致日本鄭天然，一致日本邢桐華，一致上海的友人。太陽出來了，今天想有一天好晴，晚上還須上湖濱去吃夜飯。

中午記

六月廿五日，星期二，陰，時有陣雨。

舊歷五月廿五，午前出去，買了一部詩法度鍼，一部皇朝古學類編，實卽姚梅伯選皇朝駢文類編，一部大版經義述聞。三部書，都是可以應用的書，不過時代不同，現在已經無人過問了。午後想寫東西，因有友人來訪，不果；晚上吃了兩處飯，但仍不飽。明日尙有約，當於午後五時出去。

與詩人戴望舒等談至夜深，十二時始返寓睡，終夜大雨，臥小樓上，如在舟中。

六月廿六日，星期三，大雨。

午前爲杭州旬刊寫了一篇雜文，書扇面兩張，雨聲不絕，頗爲鄉下農民憂，聞富陽已發大水。中午出去吃飯，衣服全淋濕了。

一直到夜半回寓，雨尙未停；喝酒不少，又寫了好幾把扇面。

六月廿七日，（五月廿七），星期四，晴。

天漸熱，除早晨三四個鐘頭外，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午後祇殭睡而已。

三點後，有客來，卽昨晚同飲的一批。請他們吃飯打牌，鬧到了十二點鐘。

客散後，又因興奮，睡不着覺，收拾畫幅等，到了午前的一點。夜微涼，天上有星宿見了，是夏夜的景象也。

六月廿八日，（陰歷五月廿八），星期五，晴熱。

午前寫了五六百字，完結了那一篇爲杭州旬刊所作的文章，共二千字。

因事出去，回來的途中，買蕭季公輯歷代名賢手札一部，印得極精，爲清代禁書。

午後讀任公飲冰室詩話，殊不佳。

晚上大雨，蚊子多極，有鄉下來客攪擾，終夜睡不安穩。

六月廿九日，（陰歷五月廿九），星期六，陰悶。

晨六點半起床，開始寫自傳，大約明後日可以寫完寄出，這一次約有四千字好寫。

終日雨，午後，隣地之居戶出屋，將門鎖上，從今後又多了一累，總算有一塊地了。

晚上睡了，忽又有友人來，坐談到夜半。

六月三十日，（陰歷五月底），星期日，終日雨。

晨起已將九點，出去上吳山看大水；錢塘江兩岸，都成澤國了，可傷可痛。中午回來

後，心殊不甯靜，又見了一位友人的未亡妻，更爲之哀痛，苦無能力救拔她一下。

二時後，趙龍文氏夫婦來，與談天喝酒玩到傍晚，出去在大同吃夜飯，直至十點方回，雨尙未歇。自明日起，生活當更緊張一點，因這幾天來，要寫的東西，都還沒有寫成。

七月一日，（陰歷六月初一），星期一，陰雨終日。

午前寫自傳，成千字，當於明日寫了牠。午後略晴，有客來訪，與談至傍晚，共赴湖濱飲；十一時回寓，雨仍不止也。不在中，又有同鄉數人冒雨來過。

七月二日，（六月初二），星期二，晴。

久雨之後，見太陽如見故人；就和兒子飛坐火車上閘口去看大水，十二時返家。


午後小睡，又有友人來談，直至夜深散去。

七月三日，（六月初三），星期二，晴，悶。

大約今晚仍會下雨，唯午前略見日光，各地報水災之函電，已迭見，想今年浙省，又將變作凶年。

晨起，有友人來，屬爲寫介紹信一封，書上題辭一首。中午有人約去吃飯，飯後在家小

睡；三時又有約去放鶴亭喝茶，坐到旁晚，在羣英小吃店吃晚飯，更去戴宅閒談到中夜纔回。

七月四日，（六月初四日），晴和，星期四，以後似可長晴。晨起讀曲利紐斯荒原叢莽一篇，原名 Im Heide-Krant 原作者 Trinius 於一八五一年生於德國 Schkeuditz，為拖林幹一帶的描寫專家，文具詩意，當於明天譯出寄給譯文。按自上海回後，十餘日中，一事不作，頗覺可惜；自明日起，又須拚命趕作稿子，纔得過去。為開渠題了一張畫，二十八字錄出如下：

扁舟來往煙波裏，家住桐州九里深，

會與嚴光留密約，魚多應共醉花陰。

中午又買航空獎券一條，實在近來真窮不過了，事後想起，自家也覺可笑。晚上去湖濱納涼，人極多，走到十二點鐘回來。

七月五日，（六月初五日），星期五，陰，時有細雨。

早晨發北新李小峯信一封，以快信寄出，約於本月十日去上海取款。

午睡醒後，譯荒原叢莽到夜，不成一字，只重讀了一遍而已，譯書之難，到動手時方覺得也。薄暮秋原來，與共飲湖濱，買越南志士阮鼎南南枝集一部，只上中下三卷，詩都可誦。晚上涼冷如秋，今年夏天，怕將遲熱，大約桂花蒸時，總將熱得比伏天更甚。生活不安定之至，心神靜不下來，所以長久無執筆的興致了，以後當勉強地恢復昔年的毅力。

七月六日，（六月初六），星期六，晴。

午前爲鄰地戶執等事出去，問了一個空；回來的路上，買郎仁寶七修類藁一部，共五十一卷加續稿七卷，二十冊。書中雖也有錯誤之處，但隨筆書能成此鉅觀，作者所費心力，當亦不少。寄園寄所寄之作，想係模仿此稿者，也是類書中之一格。

今日譯荒原叢莽二千字，不能譯下去了，只能中止，另行開始改正全集的工作；這工作必須於三四日內弄牠完畢，方能去上海。

自七日起，至十日止，將全集中之短篇三十一篇改編了一次，重訂成達夫短篇集一冊，

可二十萬字。

十日攜稿去上海，十一日遇到了振鐸，將下學期暨大教授之課程等，略談了一談。下午同杭，天氣熱極。

自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天候酷熱，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祇殫臥在陰處喘息。

七月十五日，（舊歷六月十五日），星期一，晴。

昨晚西北風驟至，十點半下了十五分鐘大雨，熱氣稍殺，今晨覺清涼矣。讀關於小泉八雲的書，打算做一篇散文。

午後仍熱，傍晚復大雨；出去了一趟，買刪訂唐仲言唐詩解一部，係罕見之書，乃原版初印者。

晚上早睡，因天涼也。

七月十六日，（六月十六），星期二，晴。

晨五時起床，上城隍山登高，清氣襲人；在汪王廟後之嶺脊遙看東面黃鶴峯畢亭山一

帶，景尤偉大。

午後小睡，起來後看唐詩解，得詩一絕，係贈姜氏者：難得多情范致能，愛才賢譽滿吳興，秋來十里松陵路，紅葉丹楓樹幾層。

七月十七日，（六月十七日），星期三，晴。

昨晚又有微雨，今晨仍熱。寫詩三首，寄東南日報，一首係步韻者：叔世天難問，危邦德竟孤，臨風思猛士，借酒作清娛；白眼樽前露，青春夢裏呼，中年聊落意，累贅此微軀，題名中年次陸竹天氏韻。

午後讀寄園寄所寄，見卷四撚鬚寄詩話（五十四頁）中有一條，述雲間唐汝詢，字仲言事，出列朝詩集；蓋即我前日所買唐詩解之作者。仲言五歲即瞽，學問都由口授，而博極一時，陳眉公常稱道之，謂為異人。

七月二十七日，（六月廿七日），星期六，晴，熱極。

近日來，天氣連日熱，頭昏腦漲，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唯剖食井底西瓜，與午睡二三小時的兩件事情，還強人意。旁晚接語堂自天目禪源寺來書，謂山上涼爽如秋，且能食肉，與

夫人小孩擬住至八月底回上海，問我亦願意去否。戲成一絕，欲寄而未果。
遠得林公一紙書，爲言清絕愛山居，
禪房亦有周何累，結習從知不易除。

（選自宇宙風）

秋霖日記

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杭州

九月一日，（舊歷八月初四），星期日，雨。

昨晚十二點後返寓，入睡已將午前二點鐘，今晨六時爲貓催醒，睡眠未足也。

窗外秋雨滴瀝，大有搖落之感，自傷遲暮，倍增淒楚。統計本月內不得不寫之稿，有文學一篇，譯文一篇，現代一篇，時事新報一篇。共五家，要有十萬字纔應付得了，而宇宙風，論語等的投稿還不算在內。平均每日若能寫五千字，二十天內就不能有一刻閑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談何容易呢？

今天精神萎靡，只爲時事新報寫了一篇短雜文，不滿千字，而人已疲倦，且看明日如何耳。

午後來客不斷，共來八人之多；傍晚相約過湖濱，在天香樓吃夜飯。

九月二日，（八月初五），星期一，陰雨終日。

今天開始寫作，因文學限期已到，不得不於二四日內交稿子。午前成千字，午後成千字，初日成績如此，也還算不惡。晚上爲謝六逸氏寫短文一篇。

接沈從文，王余杞，李輝英，謝六逸諸人來信，當於一兩日內作覆。沈信係來催稿子，爲大公報文藝副刊國聞週報的。

九月三日，（八月初六），星期二，陰，時有微雨。

晨八時起床，卽送霞至車站，伊去滬，須一兩日後返杭也。回來後，接上海丁氏信，卽以快信覆之。

今日精神不好，恐不能寫作，且看下半年小睡後起來何如耳。

午前記

法國 Henri Barbusse 前幾日在俄國死去，享年六十二歲，患的爲肺炎。西歐文壇，又

少了一名鬥士，寂寞的情懷，影響到了我的作業；自接此報後，黯然神傷，有半日不能執筆。

旁晚秋原來，與共談此事，遂偕去湖上，痛飲至九點回寓。晚上仍不能安睡，蚊子多而悶熱之故。

九月四日，（八月初七），星期三，陰雨潮濕。

午前硬將小說寫下去，成千餘字。因心中在盼望霞的回杭，所以不能坦然執筆。

中午小睡，大雨後，向晚倒晴了。夜膳前，劉湘女來談。七時半的火車，霞回來了，曾去火車站接着。

晚上十一點上床睡，明日須趕做一天小說，總須寫到五千字纔得罷手。因後天上海有人來，要去應酬，若這兩三天內不結束這中篇，恐趕不上交出，文學將缺少兩萬餘字的稿子。

九月五日，（八月初八），星期四，陰，仍有雨意。

昨晚仍睡不安心，所以今天又覺得神致不清，小說寫得出寫不出，恐成問題，但總當強勉的寫上一點。

早餐後，出去剃了一個頭，又費去了我許多時間，午前終於因此而虛度了，且待下午小睡後再說。

自傳也想結束了牠，大約當以寫至高等學校生活末期爲止，「沈淪」的出世，或須順便一提。

午前記

晚上，過湖濱，訪友三二人，終日不曾執筆。夜九至十時，有防空演習，燈火暗一小時，真像是小孩兒戲，並不足觀，飛機只兩架而已。

九月六日，（八月初九），星期五，晴。

今日似已晴正，有秋晴的樣子了，午前午後，拚命的想寫，但不成一字。堆在樓下的舊書，潮損了，總算略曬了一曬。晚上劉開渠來，請去吃飯，并上大世界點了女校書的戲，玩到了十二點纔回來，會請掛第一牌的那位女校書吃了一次點心。回家睡下，已將一點鐘了。

九月七日，（八月初十），星期六，晴。

昨晚又睡不安穩，似患了神經衰弱，今日勉強執筆，午前成一千字。午後學生丁女士來

訪，贈送八月半禮品衣料多件，我以張黑女誌兩拓本回贈了她。晚上在太和園吃飯，曾談到上旅順日本去遊歷的事情。此計若能實現，小說材料不愁沒有。十二時回寓就寢。

九月八日，（八月十一），星期日，晴。

午前寫了千餘字，午後因有客來，一字不寫。這一篇中篇，成績恐將大壞，因天熱蚊子多，寫的時候無一貫的餘裕也。

晚上月明，十時後去湖上，飲酒一斤。

九月九日，（八月十二），星期一，晴，熱極。

今日晨起就有九十度的熱度，光景將大熱幾天。今晚又有約，丁小姐須來，午後恐又不能寫作。

午前寫成兩千餘字，已約有一萬字的稿子了，明天一日，當寫完寄出。

晚上月明，數日來風寒內伏，今天始外發，身體倦極。

九月十日，（八月十三），星期二，晴。

寫至中午，將中篇前半寫了，即以快信寄出，共祇萬二四千字而已，實在還算不得中

篇，以後當看續篇能否寫出。

丁小姐去上海，中午與共飲於天香樓，兩點正送她上車，回來後小睡。晚上月明如晝，在大同吃夜飯。

九月十一日，（八月十四），星期三，晴。

近日因傷風故，頭痛入倦，鼻子塞住；看書寫作，都無興致，當閑遊一二日，再寫「出奔」，或可給施蟄存去發表。

九月十二日，（舊歷中秋節），星期四，晴，午後大雨。

午前尚熱至九十餘度，中午忽起東北風，大雨入夜，須換穿綿襖。約開渠公等來吃晚飯，吃完鷄一隻，肉數碗，亦可謂豪矣。今日接上海寄來之宇宙風第一期。

晚上無月，在江干訪詩僧，與共飲於鄰近人家，酒後成詩一首。

九月十三日，（八月十六），星期五，陰雨。

晨起寒甚，讀德國小說寒冷的心，係 *Hantf* 作。乃敘 *Swaben- u. Schwarz-wald* 地方的人物性格的一篇文藝童語。有暇，很想來譯牠成中文。

上午上湖濱去走走，買甌北詩話等書數冊，趙甌北在清初推崇敬業堂查慎行，而不重漁洋，自是一種見地。詩話中所引查初白近體詩句，實在可愛。

午後又不曾睡，因有客來談。

九月十四日，（八月十七），星期六，晴。

味爽月明，三時起牀，獨步至吳山頂看曉月，清氣襲人，似在夢中。

中午有友人來談，與共飲至三時；寫對五副，屏條兩張，坑屏一堂。

晚上洵美自上海來訪，約共去黃山，謝而不去。蘇聞文伯適之等，亦在杭州。

九月十五日，（陰歷八月十八），星期日，陰。

本與爾喬氏有去赭山看浙潮之約，天氣不佳，今年當作罷矣。洵美等今日去黃山，須五日後回來也。

寫上海信數封，成短文一篇，寄時事新報。

中午曼兄等自上海來，送之江干上船，我們將於四日後去富陽，為母親拜七十年辰也。

九月十六日，（八月十九），星期一，大雨。

終日不出，在家續寫那篇中篇出奔，這小說，大約須於富陽回來後纔寫得了。近來頓覺衰老，不努力，不能做出好作品來的原因，大半在於身體的壞。戒酒戒煙，怕是於身體有益的初階，以後當勉行之。

晚上讀時流雜誌之類，頗感到沒落的悲哀，以後當更振作一點，以求挽回頹勢。

九月十七日，（陰歷八月二十日），星期二，晴。

昨晚興奮得很，致失眠半夜，今晨八時前起床，頭還有點昏昏然。作陶亢德，朱曼華信。

中秋夜醉吟之七律一首，尙隱約記得，錄出之。

中秋無月，風緊天寒，訪詩僧元禮與共飲於江干，醉後成詩，仍步曼兄牯嶺消暑韻。

兩度乘閑訪貫休，前逢春盡後中秋，偶來遼閣如泥飲，便解貂裘作質留。吳地寒風嘶朔馬（僧關外人也），庾家明月淡南樓，東坡水調從頭唱，醉筆題詩記此遊。

曼兄原作乙亥中伏消暑牯嶺

入世炎威苦未休，此間蕭爽已如秋，時賢幾輩同憂樂，小住隨緣任去留，白日寒生

陰壑雨，青林雲斷隔山樓，勒移那計嘲塵俗，且作偷閑十日遊。

二疊韻一律，亦附載於此：

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後得牯嶺消暑來詩，步原韻奉答，并約於重九日，同去富陽。語不驚人死不休，杜陵詩只解悲秋，竭來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爲戀湖山傷小別，正愁風雨暗高樓，重陽好作茱萸會，花萼江邊一夜遊。

九月十八日，（八月廿一），星期三，晴。

晨起覺不適，因輟工獨步至吳山絕頂，看流雲白日。中午回寓，接上海來雀稿信數封；中有蟄存一函，係屬爲珍本叢書題籤者，寫好寄出。

晚上在湖上飲，回家時，遇王余杞於途中。即偕至寓齋，與共談別後事，知華北又換一局面。約於明日，去同遊西湖。

九月十九日，（八月廿二），星期四，晴和。

早晨寫短文一，名「送王余杞去黃山」，可千字，寄東南日報。與余杞秋芳等在大同吃飯，飯後去溪口，繞楊梅嶺石屋嶺而至岳坟。晚上在杏花村飲。

九月二十日，（八月廿三），星期五，晴。

晨六點鐘起床，因昨日與企虞市長約定，今晨八點，將借了他的二號車去富陽拜壽也。大約住富陽兩日，二十二日坐輪船回杭州。

中篇的續篇，尙未動筆，心裏焦急之至，而家璧及時事新報之約稿期又到了，真不知將如何的對付。

（選自宇宙風）

茫茫夜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朝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尙有一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沈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

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為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浮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籐青的的嗶嘰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

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灘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

船，招了一個在那裏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

官艙，雖有兩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背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 Paul Verlaine。

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有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反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期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詳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去。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麼？」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膀上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勸你同我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肩膀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肩膀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手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

坐在那裏看那十枝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肩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寂寞。……」

「你不要替我担心思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

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過了六七分鐘，站在船舷上的質夫就看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有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他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

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二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煙如夢的帶起傷慘的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汙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善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煙戒酒戒女色。自家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煅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煙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Seufzen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麼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的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了一封他的同學鄺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鄺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了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得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匯山碼頭送鄺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質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秘密病都講了。質夫看

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

「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五十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耒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好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到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和你去買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到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了遲生的

架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為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思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戀愛外，以友情為最美。他在日本飄

流了十來年，從未會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夜半，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室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部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前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質夫登船後第二天的午前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黑的輪船碼頭上，質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海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托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碼頭近傍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鬧熱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真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笑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鷄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了會，有了一步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在

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日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坐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崗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呀，佛爾蘭 Verlaine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Behumble! 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

牌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鬚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關閉幾次。質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尋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去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爲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裏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就把功課的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在我們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

拿起這頁講議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加一倍，抬起頭來，但是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任忍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覺得自家是專門學校裏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顛顛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驚

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去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為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了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偽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却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了日本話，笑嘻嘻的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為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狼麥連邑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

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收買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話）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為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為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

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抬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去。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為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

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沈沈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的標。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脚，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為這樣的城外市鎮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蓬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

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粗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煙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煙，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

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服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拿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換一下。」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說：

「你是拿去煮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真是難辦。」

「是什麼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麼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對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真真是感激不盡了。」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閉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

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

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跡，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變態的快味，打更的人打倒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傍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一大快

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簿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风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傍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去，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的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以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二三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下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了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然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間

的通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着了一個青臉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猙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那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闖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了到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的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質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

着一副黑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去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真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對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一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門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為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為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為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麼。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朗的早晨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了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一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

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起。」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着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啞啞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

下去。質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尚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人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抬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月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

望去，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逛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鋪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較餘霞的返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腳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狼麥連呂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為議員和軍閥

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在澄清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為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麥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教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上的供物，及

兩壁的旛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秘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看，對質夫說：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猶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爲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來的。」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罷。」

這樣的下了一個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對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光着眼睛對質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真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沉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于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天瀟瀟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繼續的吸起煙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麼？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王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你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說：

「既然這樣，請二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二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開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忽聽見後面有脚步聲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脚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省

長本來是質夫的胞兄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為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蟄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就把他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生活，比作了未決囚的生活。每日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也恨省長不能速行解決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興奮劑一下喉，他們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

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為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煙橘子的小舖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坐在門裏兩旁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

「引路！荷珠娘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你要怎麼樣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我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緞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腳褲。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質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爺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信麼？」

「你是中國人，你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為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麼？」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于老爺薦舉一個姑娘罷。」

「于老爺喜歡怎麼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質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質夫回答說：

「我又不曾見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風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去請海棠姑娘過來。」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二十分鐘，這二十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
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
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為這是閒空的象徵。」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麼禮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他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

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腳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對你的是這一位于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作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眼。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真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爲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質夫風世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了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縐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雙

眼睛，薄薄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那條狹巷，就是大街，那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Dead City」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se 了。」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兒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闇的夜氣吞下去了。

一九二二年二月（選自創造）

血 淚

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裏，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

常同中國來小住，但是複雜黑闇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清的天空裏時有薄薄的白雲浮着，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天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故鄉來。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着，新聞雜誌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裏，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却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

「你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闢頭的這一句話，我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我祇吸了一口紙煙，把青煙吐了出來，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煙，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何如？」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二炮台裏拿了一枝香煙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

起前問的答覆來。我又笑着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麼？」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着 he 手裏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

他們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閑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一一因為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的學生一一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足的樣子，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裏看青天裏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_一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裏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隣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裏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被人家請去了麼？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講，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裏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化，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着了暗淡的天色，儘在那裏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阿達！你要吃蛋糕麼？我今天托店裏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麼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并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他說：「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裏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大學念書。有一次我在尚志公寓的同鄉那裏遇着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幹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黧色，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祇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麼主義？」

我因為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念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那一種主義反對那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沒有什麼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爲僭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罷。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他，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却笑着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纔行。考察不週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爲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纔去用他，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子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吧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裏感佩得很，以爲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裏又覺得喜歡，又覺得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的圖書館裏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着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這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爲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麼？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纔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裏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着人生藝術唱者江濤，江蘇華亭人的幾個字，我見了江蘇兩字，就感覺着一種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裏念書的麼？」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他的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麼？現在我們非要講爲人生的藝術不可。非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

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上他們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裏，胡君光着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叱着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爲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祇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爲人生藝術，還沒有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謂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罷！」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忽，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屋裏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很小的並且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很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去，一邊心裏祝禱着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鬥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三

我回到哥哥家裏，看見哥哥正在上房廳上與姪兒虎子和姪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姪兒姪女的歡笑的面上。我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風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停住了手就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尚志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口口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裏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却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着。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裏，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裏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患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口口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為最優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為我們所欽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存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為我們經濟上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究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異鄉飄泊的生涯，也於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入手裏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趕上輪船二等艙裏來的旅館的接客者。一一謝絕之後，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羣又髒又醜的人力車夫，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裏拿了一個皮包，為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

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起來。我只覺得眼睛前面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拚死的壓了一下，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聽見了一羣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懷裏，到了半夜，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在我的口裏，我閉着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幾口，聽母親糊糊塗塗的講了幾句話，就又睡着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纔曉得，仍睡稅關外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着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許多景緻來。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裏。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纔把從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和午後一點鐘饑餓得死去活來，方纔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夫的競爭的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爲飢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我站了起來，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脚步跑響，回轉頭來一看，那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

却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着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後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倒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了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鋪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裏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纔走到了他的家裏，說了幾句話之後，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縐，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灣了一灣，想了一想，就在袋裏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面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四

我想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為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裏吃得個飽滿，慢慢

的一一因爲這幾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一一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口口大學的同鄉。他叫了我一聲，我倒駭得一跳，因爲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破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恥得很，但心裏却也喜歡得很。他說：

「啊，兩年不見，你老得多了。你害病麼？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耳根又漲紅了，因爲我這幾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裏邊也沒有什麼衣服了，我把他寄在靜安寺路的個廟裏的佛櫃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橋的公園裏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兒玩耍，到了晚上，在四馬路大馬路的最熱鬧的地方走來走去的一回，就擇了清靜簡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來的時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來閑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隨便更選一個地方睡下。像這樣無定所的我，遇着了那位富有的同鄉，被他那麼一問，教我如何答覆呢？我含含糊糊的講了幾句話，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說：

「我現在住一品香，打算一禮拜後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出跑馬廳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館裏去，我因爲我的洋

服太髒，到燈火輝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損失我同鄉的名譽，所以只說：

「天氣熱得很，我們還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幾次想開口問他借錢，但是因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終覺得講不出來。到後來我就鼓着勇氣問他說：

「你下半年怎麼樣？」

「我已經在杭州就了一個二百塊錢的差使，下半年大約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沒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飯的錢都沒有。」

「你曉得江濤麼？」

「我不曉得。」

「他是我的同學。現在在上海闊綽得很。他提倡的人生藝術現在大流行了。你若沒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紹，去找找他看罷！」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講了一個地名，教我於第二天的午後六七點鐘以前去見江濤。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跑上我同鄉介紹給我的那地方去。找來找去找了半天，我纔把那

所房屋找着了。我細細的向左右看了一看，把附近的地理牢記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閑走去。無頭無緒的跑了五六個鐘頭，在一家鄉下的館子吃了六七個肉湯團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來。灼熱的太陽，一刻也不假借，把他的同火也似的光線洒到我的身上來，我的洋服已經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來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却好是四點半鐘的光景，我敲門進去一看，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命我在廳上坐着等候。等了半點多鐘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張長椅上昏昏的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我覺得有人在那裏推我醒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臉色青黃，又瘦又矮的駝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種在眼鏡圈外視人的習慣，忽而使我想起舊時的記憶來。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問說：

「是江先生麼？我們好像曾經見過面的。」

「我是江濤，你也許是已經見過我的，因為我上下各處去講演，或者你在講演的時候見過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了三年前在我同鄉那裏遇着他的時候的景象上去。我含

糊的恭維了一陣，便把來意告訴了。江濤又對我斜視了一眼說：

「現在滬上人多事少，非但你東洋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學生閑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們同主義的人，是還有許多沒有位置。因為我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對你們無產階級是在主義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狀態看來，是沒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鄉，他境遇也還不錯，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訴說了一遍，他又散着了貓叫似的喉音說：

「你若沒有零用錢，倒也不難賺幾個用用。你能做小說麼？」

我急得沒有法子，就也跨了一個大口，回答說：

「小說我是會做的。」

「那麼你去做一篇小說來賣給我，我就對了。你下筆的時候，總要抱一個救濟世人的心情纔好。」

「這事恐怕辦不到，因為我現在自家還不能救濟，如何能想到救濟世人上去。」

「事實是事實，主義是主義，你要賣小說，非要趨附着現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寫

一個勞動者，說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被資本家虐待。文字裏要有血有淚，纔能感動人家。」

我連接答應了幾個是，就告辭了出來。在夕陽晚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會，胸中忽覺得一塊隱痛，只是吐不出來的樣子。走到滬甯火車站的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滴下來了。昨天晚上當的那件外套的錢，祇有二角銀角子和六七個銅版了，我若去買了紙筆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餓着去做小說，若去吃了飯呢，我又沒有方法去買紙筆。想了半天，我就乘了電車，上一品香的那同鄉那裏去。因為我的衣服太襤褸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膈，用了氣力，走上帳房那裏去問我同鄉住房的號數。因為中國人是崇拜外國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問那帳房。問明了號數，跑上去一看，我的同鄉正不在家。我就用了英文，叫那茶房開了門，就進去坐定了桌子上看來看去了一會，我終尋不出紙來，我便又命茶房，把筆墨紙取了過來，擺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後，我就一口氣寫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敘着一個人力車夫，因為他住的同豬圈似的一間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與房東鬧了一場。警察來的時候，反而說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裏。他氣得沒法，便一個人跑上酒

舖子去喝得個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靜安寺路的馬路中間，睡着了。一乘自動車從東面飛跑了過來，將他的一隻叉出的右足橫截成兩段。他醒轉來的時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隻鮮血淋漓的折斷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場。因為在這小說裏又有血又有淚，並且是同情第四階級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淚」兩字作了題目。我寫好之後，我的同鄉還沒有回來，看看桌上的鐘，已經快九點了。我忽覺肚子裏饑餓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淚」一個人挺了胸膈，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在四馬路的攤上買了幾個饅頭，我就一邊吃一邊走上電車停留處去。

到了江濤的地方，敲開了他的門，把原稿交給他，我一定要他馬上為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電燈底下讀了一遍，斜視了我一眼，便對我說：

「你這篇小說與主義還合，但是描寫得不很好，給你一塊錢罷。」我聽了這話，便喜歡得了不得，拿了一塊錢，謝了幾聲，我就出來了。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覺得我已經成了一個小說家的樣子。看看手裏捏着的一塊銀餅，我就心裏跳躍起來。走到滬甯火車站的前頭，我的脚便不知不覺的進了一家酒館。我從那家酒館出來的時候杭州開來的夜車已經到了。我只

覺得我的周圍的大地高天，房屋車馬都有些在那裏旋轉的樣子，我慢慢的衝來衝去的走着，一邊却在心裏打算：

「今天晚上上什麼地方去過夜呢？」

（選自學燈）



閩遊滴瀝之一

今年是一個閏年，——閏三月，——我老早就曉得在陽歷二月盡頭，要大冷幾天；年紀大了一點，怕寒怕暑，比年青時厲害得多了，所以當舊歷的年底，就在打算上什麼地方去過一個冬尾和春頭。

從前在一篇關於住所的話裏，也會提起過住家的適地：我以為北平住家，是最好也沒有

的地方，其次便想到了國民政府沒有定鼎以前的南京，與偏處海濱，同時得享受海洋大陸兩種諧氣候的福州。自從這一篇不關大體，猥雜無聊的淺短文字，在文學的散文欄裏發表以來，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接連著就來了兩個反響，致使我直到現在也還不能設法逃出牠們的圈子。

反響的第一箇，是一位有志者的願意借給我以造屋的金錢；結果，於杭州住房之旁，一間避風雨的茅廬，就在去年年底，修蓋起來了；到了現在，還是油漆未乾，畫龍之後，終於未曾點睛。反響的第二個，是這一回應了朋友之招，於陰歷正月的初頭，匆匆出走，附船南

下的這一次的七閩之行。

上車的頭一天晚上，杭州還是北風雨雪，寒冷得像在河北的舊都裏一樣。并且因為要決定出行與否的緣故，和內人還起了一場無謂的爭執；鬧鬧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等太陽出來了的時候為止，上小麵館去吃了一碗鱸魚麵後，頭腦雖說清醒了一點，但將頭深縮着在大氅的領裏，看看天色，終於還不想馬上就去上飄泊的長途。因此捱遲了一刻，又捱遲了一點，終於捱到了八點二十幾分，離杭甯特快通車開車前只有二十分鐘的時候。霞拚命的催我，早就把一包被包，和一隻手提箱送上等在門口的黃包車去了，我臨時還忘記了一串鎖鑰。

在陽光眩目的城站月台上立定，側目西看看鳳凰山上的朝霞，一陣西風，忽而又吹上我的頭髮，於是就想起了那頂新買的黑呢軟帽還沒有帶來。霞著了急，馬上去打電話；我倒還是隨隨便便的，今天趁這晴和的天氣，再上孤山靈峯去走牠一天，也不很好麼？只教有錢，路總不會得賣完，到得明天，車總也自然會再開的。但是不多一忽，車子也從南星橋開來了，同時帽子也由用人趕送到了站上；這麼一來，遲疑的口實，都已經沒有，不得已只好慢

沌沌走上了車座。到上海是下午一點半的樣子，在靖安輪船的艙裏把身體橫放倒的時候，看見太陽已經有點西斜，大約總在未末申初的幾刻鐘裏了吧？不多一忽，船就開行了。

吳淞的進口出口，以及南行的海上風光，在這二十多年裏，是不知道已經經過了多少次數的，所以也懶得上甲板上去吃西北風。和同艙的那位張滌如先生，一通問了姓名鄉貫，知道彼此還是杭州多許親戚朋友的 Mutual Friend，所以我們喝着酒，談着閒天，計算着船進馬尾港口，橫靠南台的時日與鐘點，倒也忘記了離鄉背井的悲哀。只是靜默下來，心裏頭總覺得有點兒隱痛難熬，先還渾渾然不曉得究竟是爲了什麼？隨後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場爭吵，與今天開車時她那張立在鐵柵外的蒼白的臉，就是這一點心痛的病源。

「有辦法，有辦法，讓我來打一個無線電回去安慰她罷！」

可是叫了船艙侍役來一問，却又說，船上原也有無線電機的設備，但是船客是不可以借此打電報的；因此我這一點心痛，終於苦受了兩天兩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會住下，一個電報送出之後，方纔稍稍淡薄了下去。

船進馬尾港之先的一段漁村小島的清景，以及大小五虎山，金剛腿，南北龜，瞿心廟，

缺嘴將軍等名勝故壘的眺望，想是到過福州的人，都看見過，聽到過的事蹟，我一時辨也辨不清，此地只能暫且不表，——記得在八九年前初到福州的時候，也曾經稍稍寫過一點了——；只有一點，見了青山綠水的南國海港，以及海港外山上孤立着的燈塔與洋樓，我心裏倒想起了波蘭顯克微支的那一篇寫守燈塔者的小說，與那威伊孛生的那齣有名劇本海洋夫人裏的人物與劇情。同時并且也想起了少年時候，一樣的在這一種海港裏進出時的心境，血潮一漲，老態也因而漸除，居然自己也跑上前跑落後地上甲板去和那些年少的同輪船者夾混了好半天。

三北公司閩行線的輪船靖安的唯一迷人處，是在直駛南台靠岸的六個大字；因為她的船身寬，船底平，乘着潮頭，可以開進馬尾，倒溯閩江而直上南台的新築碼頭邊上去靠岸；但是這一次，不曉得是我的運氣呢還是晦氣，終於受了她的一次騙。上海出口的時候，大家都說後天早晨船可以到馬尾，第二天的中午，就可以到南台市上去買醉聽歌了，所以船上的人，都非常之快活，彷彿是踏上了靖安的艙板，就等於已經踏上了南台的沙岸似的。并且天氣也晴和，晚上還有了元宵節前的大半規上弦的月亮；風平浪靜，在過最險惡的温州洋時，

也同在長江裏行船一樣，船身一搖晃也不會搖晃。可是到了該進馬尾港的第三天的早晨，船只同螞蟻爬地球似的在口外的叢島中徘徊，似乎對口外的白水青山，有點戀戀不捨的樣子。船後面水波不興，清風徐來，——用這兩句古人的妙句來形容那一日船後面的情景，或者有人會感到詩意，但實際則推動機失去了作用，連船後面所必拖的一條水紋也激不起來，不消說當高速度前進時所振動起的那一股對面風，也終於沒有——，比到蘇東坡在赤壁放舟的那種舒徐態度，我想只會得超過幾分。因而等潮落之後，過了中午，我們纔入了馬尾，在江中間拋下了錨。幸虧賴張滌如君及幾位在建設廳車務處任職的同船者的盡力，我纔能於下午三點多鐘，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驚濤駭浪裏爬上了小火輪，駛到了馬尾的江邊；否則，我想就是做了水鬼，也將問不到閻王那裏去的路程，因為苦竹鉤輶，那些苦力船家搬運男女在那裏講的，並不是中國話，也不是外國話，却是實實在在的馬尾土話的緣故。

福州的情形大不同了；從前是只能從馬尾坐小火輪去南台的一段路程，現在竟沿閩江東岸築起了一條坦坦的汽車大道，大道上還有前面裝置着一輛腳踏車，五六年前在上海的法租界以及郊外也還看得見的三輪人力車在飛跑；汽車駛過鼓山的西麓，正當協和學院直下的里

把路上，更有好幾羣穿着得極摩登的少年男女，在那裏唱歌，散步，手挽着手的享樂濃春；汽車過後，那幾位少女并且還擊搖着白雪似的手帕，微露着細磁似的牙齒，在向我招呼，歡笑，像在哀憐我的孤獨，慰撫我的衰老似地。

到了南台，樣子更不同了；從前的那些坍塌的木頭房屋，都變成了鋼骨水泥的高樓；馬路縱橫，白牌子黑牌子的汽車也穿梭似的在鳴警笛。那一條駕在閩江江上的長橋，——萬壽橋——拆去了環洞，改成了平面，倉前山上住着的中外豪紳，都可以從門口直登汽車，直上城裏去了；十年的歲月，在這裏總算也留下了成績，和我自身的十年之前初到這裏時的那一種勇氣勃勃的壯年期來一比，只覺得福州是打了一針返老還童的強壯針，而我却生了一場死裏逃生的大病；兩個面目，完全相背而馳了十年，各不能認識各的固有形容了；到了這裏，我纔深深地，深深地加倍感到了樹猶如此，我老何堪的古人的嘆息。

南台本來是從前的福州的商業中樞，因而樂戶連雲，煙花遍地，晚上是鬧得離人不能夠安枕的，但現在似乎也受了世界經濟衰落的影響，那一批遊蕩的商人，數目却減少了。大橋的南面是中洲，中洲的南面是倉前山，這兩處地方，原係福州附廓的佳麗住宅區，若接亦

離，若離也接，等於鼓浪嶼之於廈門一樣，雖則典麗華貴，依舊是不減當年，但遠看過去，似乎紅牆上的夕照，也少了一層光輝，這大約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吧？否則，想總是十年來的塵土，飛上了那些山上的洋樓，把牠們的鮮豔味暗淡化了的緣故。

在南台的高樓上住下的第一晚，推窗一看，就看見了那一輪將次圓滿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銀子似的閩江細浪的高頭。天氣暖極，在夜空氣裏着實感到了一種春意，在這一個南國裏的春宵，想該是由聲新透綠窗紗的時候了。看不多時，果然銅銅盤銅銅盤地來了幾班踏高蹺，跳龍燈的慶祝元宵者的行列，從大橋上經過，在走向倉前山去；於是每逢佳節思親的感觸，自然也就從這幾列燈火的光芒上，傳染到了我的心裏，又想起閩中的小兒女來了；沒有辦法，我只好撇下了窗前的美景，滅去了燈，關上了門，睡下去尋還鄉的美夢，雖然沒有夢做，原也是說不定的。

一九二六年二月廿八日。（選自宇宙風）

閩遊滴瀝之二

曾經到過福州的一位朋友寫信來，說福建留在他腦子裏的印象，依次序來排列，當爲：

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飲食，第四氣候。福建的山水，實在也真美麗；北峙仙霞，西聳武夷，蜿蜒東南直下，便分成無數的山區。地氣溫暖，微雨時行，以故山間草木，一年中無枯萎的時候。最奇怪的，是梅花開日，桃李也同時怒放；相思樹，荔支樹，榕樹，杜松之屬，到處青蔥欲滴，即在寒冬，亦像是首夏的樣子。

閩江發源浦城縣北漁梁山下，亦稱建溪，又叫劍江，更有一個西江的別號；大抵隨地易名，到處收納清溪小水，曲折而達福州，更從南台折而向東向南，以入於海。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灣處江面的寬，總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種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揚子江沒有她的綠，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靜。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國的萊茵，我想這譬喻總只有過之，決不會得不及。

你試想想，福建既有了那麼些個山，又有了這麼大的一條水，盤旋環繞，終歲綠成一片，自然的風景，那裏還會得比別處更差一點兒？然而「逢人都問武夷山」，彷彿是福建的景緻，只限在閩西崇安的一角，除了九曲的清溪，三十六峯的崇山峻嶺而外，別的就不足道似的。這又是什麼緣故？想來想去，我想最大的原因，總還是在古代交通的不便。因為交通

不便之故，所以外省的人士，很少有得到福建來的；一二個馳騁中原的閩中騷客，懶得把烏龜山，蛇山，老虎山，獅子山等小山淺水，一一的列舉出來，就只言其大者著者的武夷山來包括一切；於是外面的人，只曉得福建僅有武夷的三三六六，而返射過來，福建人也只知道唯有武夷山是值得向人誇說的了。其實呢，在閩江的兩岸，以及從閩東直下，一直至詔安和廣東接壤的海濱一帶，都是無山不秀，無水不奇的地方；要取景緻，非但是十景八景，可以隨手而得，就是千景萬景，也不難給取出很風雅很好聽的名字來，如我們故鄉西湖上的平湖秋月，蘇隄春曉之類。

說雖則如此的說，但因塵事的勞人，閩南閩北，直到今日，我終還沒有去過，所以詳細的記敘，只好等諸異日；現在祇能先從實地見過到過的地方說起，還是來記一點福州以及附廓的山川大略罷。

周亮工的閩小記，我到此刻為止，也還不曾讀過；但正在托人搜訪，不知他所記的究竟是什麼。以我所見到的閩中冊籍，以及近人的詩文集子看來，則福州附廓的最大名山，似乎是去東門外一二十里地遠的鼓山。閩都地勢，三面環山，中流一水，形狀絕像是一把後有

靠背左右有扶手的太師椅子。若把前面的照山，也取在內，則這一把椅子，又像是面前有一橫檔，給一二歲的小孩坐着玩的高椅了。兩條扶手的脊嶺，西面一條，是從延平東下，直到閩候結脈的旗山；這山隔着江水，當夕陽照得通明，你站上省城高處，障手向西望去，原也看得濃紫絢縕；可是究竟路隔得遠了一點，可望而不可即，去遊的人，自然不多。東面的一條扶手，本由閩候北面的蓮花山分脈而來，一支直驅省城，落北而爲屏山，就成了上面有一座鎖海樓鎖着的省城座峯；一支分而東下，高至二千七八百尺，直達海濱，離城最遠處，也不過五六十里，就是到過福州的人，無不去登，沒有到過福州的人，也無不聞名的鼓山了。鼓山自北而東而南，綿亘數十里，襟閩江而帶東海，且又去城尺五，城裏的人，朝夕偶一抬頭，在無論什麼地方，都看得見這座頭上老有雲封，腰間白牆點點的魄一屏障。所以到福州不久，就有友人，陪我上山去玩；玩之不足，第二次并且還去宿了一宵。

鼓山的成分，當然也和別的海邊高山一樣，不外乎是些岩石泥沙樹木泉水之屬；可是牠的特異處，却又奇怪得很，似乎有一位同神話裏老出來的藝術巨人，把這些大石塊，大泥沙，以及樹木泉流，都按照了多樣合致的原理，細心堆疊起來的樣子。

坐汽車而出東城，三十分鐘就可以到鼓山腳下的白雲庵門口；過閩山第一亭，涉利見橋，拾級盤旋而上，穿過幾個亭子，就到半山亭了；說是半山，實在只是到山腰湧泉寺的道路的一半，到最高峯的劣期——俗稱卓頂——大約總還有四分之三的路程。走過半山亭後，路也漸平，地也漸高，回眸四望，已經看得見閩江的一線橫流，城裏的人家春樹，與夫馬尾口外，海面上的浩蕩的煙嵐。路旁山下，有一座偉大的新坟，深藏在小山的懷裏，是前主席楊樹莊的永眠之地；過更衣亭，放生池後，湧泉寺的頭山門牌坊，就遠遠在望了，這就是五代時閩王所創建的閩中第一名刹，有時候也叫作鼓山白雲峯湧泉院的選佛大道場。

湧泉寺的建築布置，原也同其他的佛叢林一樣，有頭山門二山門，鐘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後大殿，藏經樓，方丈室，僧寮客舍，戒堂，香積廚等等，但與別的大寺院不同的，却有三個地方。第一，是大殿右手廂房上的那一株龍爪松；據說未有寺之先，就有了這一株樹，那麼這棵老樹精，應該是五代以前的遺物了，這當然是只好姑妄聽之的一種神話；可是松枝盤曲，蒼翠蓋十餘丈周圍，月白風清之夜，有沒有白鶴飛來，我可不能保，總之以軀幹來論牠的年紀，大約總許有一二三百歲的樣子。第二，裏面的一尊韋馱菩薩，係躡起了一

隻脚，坐在那裏的。關於這鎮坐韋馱的傳說，也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現在只能含混的重述一下，作未曾到過鼓山的人的笑談，因為和尚講給我聽的話，實際上我也聽不到十分之二三，究竟對與不對，還須去問老住鼓山的人纔行。

——從前，一直在從前，記不清是那一朝的那一年了，福建省鬧了水荒也不知旱荒；有一位素有根器的小法師，在這湧泉寺裏出了家，年齡當然還只有十一二歲的光景。在這一個食指衆多的大寺院裏，小和尚當然是要給人家虐待，奚落，受欺侮的。荒年之後，寺院裏的齋米完了；本來就待這小和尚不好的各年長師兄們，因為心裏着了急，自然更要虐待虐待這小師弟，以出出他們的氣。有一天風雨雷鳴的晚上，小和尚於吞聲飲泣之餘，雙眼合上，已經朦朧睡着了，忽而一道紅光，照射斗室，在他的面前，却出現了那位金身執杆的韋馱神。他微笑着對小和尚說，「被虐待者是有福的，你明天起來，告訴那些虐待你的衆僧侶罷，叫他們下山去接收穀米去；明天幾時幾刻，是有一個人會送上幾千幾百擔的米來的。」第二天天明，小和尚醒了，將這一個夢告訴了大家；大家只加添了些對他的揶揄，那裏能夠相信？但到了時候，小和尚真的絕叫着下山去了，年紀大一點的衆僧侶也當作玩耍似的嘲弄着他而

跟下了山。但是，看吓！前面起的灰塵，不是運米來的車子麼？到得山下，果然是那位城裏的最大米商人送米來施捨了。一見小和尚合掌在候，他就下車來拜，嘴裏還喃喃的說，活菩薩，活菩薩，南無阿彌陀佛，救了我的命，還救了我的財。原來這一位大米商，因鑒於飢饉的襲來，特去海外販了數萬斛的米，由海船運回到福建來的。但昨天晚上，將要進口的時候，忽而狂風大雨，幾幾乎把海船要全部的掀翻。他在艙裏跪下去熱心祈禱，只希望老天爺救救他的老命。過了一會，霹靂一聲，桅杆上出現了兩盞紅燈，紅燈下更出現了那一位金身執杆的韋馱大天君。怒目而視，高聲而叱，他對米商人說：「你這一個剝削窮民，私販外米的好商，今天本應該絕命的；但念你祈禱的誠心，姑且饒你。明朝某時某刻，你要把這幾船米的全部，送到鼓山寺去。山下有一位小法師合掌在等的，是某某菩薩的化身，你把米全交給他者！」說完不見了韋馱，也不見了風雲雷雨，青天一抹，西邊還現出一規殘夜明時的月亮。

衆僧侶歡天喜地，各把米搬上了山，放入了倉；而小和尚走回殿來，正想向韋馱神頂禮的時候，却看見菩薩的額上，流滿了辛苦的汗，袍甲上也洒滿了雨滴與浪花。於是小和尚就

跪下去說：「菩薩，你太辛苦了，你且坐下去息息罷！」本來是立着的韋馱神，就突地躡起了脚，坐下去休息了——

湧泉寺的第三個特異之處，真的值得一說的，却是寺裏寶藏着的一部經典。這一部經文，前兩年日本會有一位專門研究佛經的學者，來住寺影印，據說在寺裏寄住工作了兩整年，方纔完工，現在正在東京整理。若這影印本整理完後，發表出來，佛學史上，將要因此而起一個驚天動地的波浪，因為這一部經，是天上天下，獨一無二的寶藏，就是在梵文國的印度，也早已絕跡了的緣故。此外還有一部血寫的金剛經，和幾葉菩提葉畫成的藏佛，以及一瓶舍利子，也算是這湧泉寺的寺寶，但比起那一部絕無僅有的佛典來，却談不上了。我本是一個無緣的衆生，對佛學全沒有研究，所以到了寺裏，只喜歡看那些由和尚尼姑合到的萬佛勝會，寺門內新在建築的迴龍閣，以及大雄寶殿外面廣庭裏的那兩枝由海軍製造廠奉獻的鐵鑄燈台之類，經典終於不會去拜觀。可是廟貌的莊嚴偉大，山中空氣的幽靜神奇，真是別一個境界，別一所天地；凡在深山大寺，如廣東的鼎湖山，浙江的天目山，天台山等處所感得到的一種絕塵超世，縹渺凌雲之感，在這裏都感得到，名利的成名，當然也不是一件偶然

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福州。（選自宇宙風）

一四四

閩遊滴瀝之三

福建通志的山經裏，說鼓山延袤有數十里長，所以鼓山的山景，決不至只有幾處；而遊覽的人，也決不是一箇人在山上住幾天就逛得了。不過湧泉寺是全山的一箇中心，若以湧泉寺爲出發點而談鼓山，則東面離寺只有里把路遠的靈源洞，喝水巖，以及更上一層的朱子讀書臺，却像是女子臉上的脂粉花飾，當能說是一山的精華會萃的地方。

到靈源洞的山路，是要從迴龍閣的後面經過，延山腰的一條石砌小道，曲折而向東去的。路的一面，就是靠小頂峯的一面，是鐵壁似的石岩；在這一排石岩裏，當然還有些花草樹木，叢生在那裏，倒覆下來，成了一條甬道。另一面，是一落千丈的山下絕壑了；但因爲在這絕壑裏，也有千年老的樹木生長在那裏；這些樹頂有時候高得和路一樣平，有時候還要高出路面一二丈長，所以人在這一條路上走路，倒還不覺得會發什麼寒慄，彷彿即使掉了下去，也有樹頂樹枝，會把你接受了去，支住你的身體似的。不過一種清幽，靜悶的感覺，却

自然而然的在這些大樹，絕壁，深壑裏蒸發出來，在威脅着你，使你不肯高聲地說一句話。

山徑盡處，是一扇小小的門；穿門東望出去，只是一片渺渺茫茫的天與海，幾點樹梢，或一角山岩，隨你看的人所立的角度方位的變移，或者會顯現一下，隨即隱去，到了這狹狹的門外，山路就沒有了，沒有路，便怎麼辦呢？你且莫急，小門外的百丈谷中，就是靈源洞底了；平路雖則沒有，絕高絕狹的下坡石級，自然是有的。下了這一條深深的石級，回頭來一看高處，又是何等耐人尋味的一幅風景！石級的狹路，看過去像是一條蛇的肚皮，迴環曲折，夾盤在綠的樹，赭黑色的岩石的中間。在這層層陰暗的石樹高頭，把眼睛再抬高幾分，就是光明浩蕩的一線長天了，你說這景緻，還不夠人尋味麼？

下了石級，我們已經到了靈源洞底了，雖說是洞，但實際却不過是一間天然的石屋。平坦的底，周圍有五六丈方廣，當然是一塊整塊的岩石。而在這底的周圍，中部，以及莫名其妙的角落裏，都有很深很深的絕澗，包圍在那裏。下石級處，就是一條數丈深的石澗，不過在這石澗上面，却又架着有一塊自然的石橋。站在這石橋上，朝西面的橋下石壁一看，就看得見朱夫子寫而刻石的那一箇絕大的壽字，起碼總要比我們人高兩倍，寬一倍的那一個壽

字。

洞的最寬廣處，上面並沒有蓋，所以只是一區三面有絕壁，前面是深坑的深窩。岩石，岩石，再是岩石；方的，圓的，大的，小的，像一個人的，像一塊屏風的，像不知什麼的，重重疊疊，整整斜斜；最新式的立體建築師，疊不到這樣的適如其所，挑華車的舞臺佈景畫，也畫不到這樣的偉大；總而言之，這一區的天地，只好說是神工鬼斧來造成的，此外就沒有什麼話講了。可是刻在這許許多多石頭上的古代人的字和詩，那當然是人的斧鑿；自宋以後，直到現代，千把年工夫，也還沒有把所有的石壁刻遍；不過擠却也擠得很，擠到了我不願意一塊一塊地去細看牠們的地步。

洞的北面靠山處，有一間三開的小樓造在那裏；扶梯樓板，有點壞了，所以沒有走上去。小樓外的右邊，有一塊高大的岩石立着，上面刻的是喝水岩的三個大字。故事又來了，我得再來重述一遍古人腦裏所想像出來的小說。

三山志裏說：「建中四年，龍見於山之靈源洞；從事裴胄曰，神物所蟠，宜建寺以鎮之。後有僧靈嶠，誅茅爲臺，誦華嚴經，龍不爲害，因號曰華嚴臺，亦以名其寺。」照這記

事看來，寺原還是洞古，而洞却以龍靈，所謂華嚴臺，華嚴寺，也就在這洞的東邊。不過喝水岩的三字，究竟是不是因這真出了龍，把水喝乾了，於是就有此名的？抑或同一般人之所說，喝水的喝字，是棒喝之喝，蓋因五代時聖僧國師晏，誦經於此，惡水聲喧轟，叱之，西澗乃涸，迸流於東澗，後人尊敬國師，因有此名？我想這名目的由來，很有可以商量的餘地。現在大家都只曉得堅持着後一說，說是經國師晏的一喝，這兒澗裏的水就沒有了，并流到了東澗；但我想既要造一個故事出來，何不造得更離奇一點，使像安得生的童話？一喝而水涸，也未免太簡單了罷？

經過這靈源洞後，再爬將上去，果然是一個臺，和一個寺；而這寺的大殿裏，果然有一條水，日夜在流。寺僧并且還利用了這水，造了一個小小的水車，以繩的一端，鈞上水車，一端鈞上鐘杵，製成了一個終年不息的自然衝鐘的機械。而這一條水的水質，又帶灰白色而極濃厚，像虎跑惠山諸泉，一碗水裏，有百來個銅子好擺，水只會得漲高，決不會溢出。

在這寺門前的華嚴台——也不知是不是——上，向西南瞭望開去，已經可以看來見羣峯的俯伏，與江流的繚繞了；但走過石門，再昇上一段，到了山頭突出的朱子讀書臺去一看，

眼界更要寬大，視野更要遼闊。我以為在鼓山上的眺望之處，當以此地為第一；原因是在牠的並不像劣斯峯的那麼高峻，去去很容易，而所欲望見的田野河流山峯城市，却都可以在這裏看得明明白白。

我的第二次上鼓山，是於黃昏前去，翌日早晨下來的；下山之先，也攀上了這一處朱夫子讀書的地方。同遊的人，催我下山，催了好幾次，我還有點兒依依難捨，不忍馬上離去此二丈見方的一塊高台。坐上了山轎，也還回頭轉望了好幾次，望得望不見了，纔噲噲念着，念出了這麼的幾句山歌：

「夜宿湧泉雲霧窟，朝登朱子讀書臺，
怪他活潑源頭水，一喝千年竟不同。」

實在也真奇怪，靈源洞喝水岩前後左右的那些高深的絕澗裏，竟一點兒流水也沒有。我去的兩次，並且還都是在大雨之後，經過不久的時候哩。

鼓山的最高峯名劣斯峯或名大頂峯，卓頂峯，狀如覆釜，時有雲遮；是看日出，看琉球海島的勝地，我不會去。大頂峯北下，是浴鳳池；據說樵者常見五色雀羣，飲浴於此。池之

南，有石門研立；應真臺，祖師岩，湧泉竇，甘露松，白猿峽，香爐峯，都在石門之右。浴鳳池右下，走過數峯，達海音洞，洞口寬大，有好幾張席子好鋪；其中深不可測，時聞海音，所以有此名稱。白雲洞，在海音洞下，由黃坑而登，只有一里多的山路，險巖峻峭，巨石如棋散置路上。聽老遊的人說來，鼓山洞窟，當以白雲洞爲第一；但這些地方，我都還不會親到，所以誇大的話，也不敢說；遲早，總再想去一趟的，現在暫且擱起在一旁罷。此外的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獅子峯，鉢盂峯，……峯，……岩之類，名目雖則衆多，但由老於遊山者看來，大約總是大同小異的東西，寫也寫不得許多；記鼓山的文字，想在此終結了，此外只抄一點古人遊鼓山的詩在下面，以潤澤潤澤我這一篇乾燥的記事。

靈源洞

五代釋神晏

國師

何事最堪依，岩中獨坐時，路險人難到，巒高鳥不飛，白雲常滿洞，論劫未曾虧，不話曹溪旨，焉干道者機。

鼓山

宋

蔡襄

襄

仙遊人

知福州

郡樓瞻東方，嵐光瑩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雲深翳前路，樹暗迷幽谷，朝雞亂木魚，晏日明金屋。靈泉注石竇，清吹出篔簹，飛毫劃峭壁，勢力忽驚觸，捫蘿擠上峯，太空延眺矚，孤青浮海山，長白掛天瀑。况逢肥遯人，素尚自幽獨，西景復向城，淹留未云足。

重遊鼓山

山有元公亭

宋元

絳

錢塘人知福州

誰書吾姓揭亭顏，棟宇飛騰氣勢完，谷口秋風吹鬢髮，海東朝日上欄杆，地高頓覺羣山小，天近須知六合寬，三到岩扉殊不厭，異時長向畫圖看。

遊鼓山

淳祐辛酉立秋後一日

釋癡絕

野徑斜連石澗旁，草根呢呢語寒螿，郊原經雨多秋意，庭院無人自夕陽，風捲暮雲歸碧嶂，葉隨野水入寒塘，數家籬落楓林外，枳殼垂青菊綻黃。
刻大頂峯

登男嶺峰

元黃鎮成
邵武人

劣則峯高萬丈梯，上方高與白雲齊，青山盡處海門闊，紅日上來天宇低，喝水無人空晏坐，磨崖有客漫留題，飄然欲御長風去，一笑何煩過虎溪。

寒食與傅子登鼓山

明 鄭善夫

絕頂天風雲亂飛，海門高浪拍春衣，霸圖王氣東南盡，堯韭秦花天漢稀，此地賞心惟汝共，萬方愁目欲何依，要知寒食山中意，萍梗江湖幾是非。

大頂峰

陳學麟

絕巘發高歌，天空見海多。
不知登泰岱，俯視更如何。

宿鼓山 慶歷丙戌秋

宋 邵去華

玉磬聲流夜闌寥，天風吹送海門濤，鶴來松頂雲歸後，人倚欄杆月正高。刻靈源洞

（以上自黃任輯鼓山志中抄出）一九二六年三月末日（選自宇宙風）

閩遊滴瀝之四

在上一回的雜記裏，曾說記鼓山的話已經說完了，這一次本應該記些別的閩中山水的；可是當前七八天的那一天清明節日，又和朋友們去攀登了鼓山後衛的一支鼓嶺；翻山涉谷，更從鼓嶺經浴鳳池西而下了白雲洞的奇巖，覺得這一段路景，也不可以不記，所以想再來寫一次鼓山的煞尾餘波。文字若有靈，則二三十年後，自鼓嶺至鼓山的一簇亂峯疊嶂，或者將因這一篇小記而被開發作華南的避暑中心區域，也說不定。

鼓嶺在鼓山之北，省城的正東；出東門，向東直去，經過康山，馬鞍山等小嶺，再在平原裏走十來里地，就可以到鼓嶺的脚下。走走須一個半鐘頭，汽車則有二十分鐘就能到了；鼓嶺的避暑之佳，是我一到福州之後，就聽說的，這一回却親自去踏查了一下，原因也就想租牠一間小屋來住住，可以過去一個很舒適的炎夏。

嶺高大約有二千餘尺，因東南面海，西北凌空之故，一天到晚，風吹不會停歇；所以到了伏天，城裏自中午十二時起，到下午四點中間，也許會熱到百度，但在嶺上，却長夏沒有

上九十度的時候。二三十年前，有一位住省城內的美國醫生，在盛夏的正中，被請去連江縣診視急病；自閩候去連江的便道，以翻這一條嶺去爲最近。那一個病人，被診治之後，究竟痊愈了沒有，倒已無從稽考；但這一條鼓嶺，却就被那一位醫生診斷得可以避暑，先來造屋，現在竟發達到了有二百號洋樓小築的特殊區域了。

鼓嶺的外觀，同一般的山中避暑地的情形，也並無多大的不同。你若是曾經到過莫干山雞公山一帶去過過夏的人，那見了鼓嶺，也不會驚異，不會贊美，只會得到一種避暑地中間的小家碧玉的感想；可是這小家碧玉的無暴發戶氣，却正是鼓嶺唯一迷人之處。

山上的房子，因爲風多地峻的關係，絕少那些高樓大廈的笨重式樣；壁以石砌，廊用沙鋪，一區住宅，頂多也不過有五六間房間；小小的廚房，小小的院落，小小的花木籬笆，却是沒有一間房子不備的。此外的公衆球場，游泳池，公會堂，禮拜堂之類，本就是避暑地的必具之物，當然是可以不必說了。而像這一種房子的租金的便宜——每年租金頂多不過三百元，最廉者自百元起——日用的省約，却是別的避暑地方所找不出的特點。

我們同去者六人，劉愛其氏父子，劉運使，王醫生，以及新自北方南下的何熙會前輩，

在東西南的三處住宅區裏，看了半天，覺得任何一間房子都好得很，任何一個地方都想租了牠來。對於山水的貪愛，似乎並不妨礙廉潔，但一到了小家碧玉的叢中，看到了眼花撩亂的關頭，這一點貪心，却也阻滯了決定的選擇；佛家的三戒，以貪字冠諸瞋癡，實在是經驗的哲理，我這一次去鼓嶺，就受了這貪字之累，終於還沒有決下想租定那裏的一間。

還有這一次在鼓嶺的一個附帶的節目，是我們這一羣外來的異鄉異客，居然雜入到了嶺上居民的老百姓中間，去過了一個很愉快很滿足的清明佳節的那一幕。

在光天化日之下，嶺上的大道廣地裏，擺上了十幾桌的魚肉海味的菜；將近中午，忽而從寂靜的高山空氣裏，又傳來了幾聲鑼響；我們正在驚疑，問有「什麼事情發生了麼？」的中間，一位鬚髮斑白的老者，却前來拱手相迎，說要我們去參加吃他們的清明酒去。酒是放在洋鐵的大煤油箱裏，擱在四塊亂石高頭，底下就用了松枝樹葉，大規模地在煮的。跑上前去一看，酒的顏色，紅得來像桃花水汁；浮在面上的糟滓，一勃一塊，更像是美人面上，著在那裏的胭脂美點。劉運使出口成章，一看就說這是牛飲的春醪；我起初看了，也覺得這酒的顏色不佳，不要是一醉千日的山中祕藥。但經幾位長者的殷勤勸酌，嘗了幾口之後，却覺

得這種以紅糟釀成的甜酒，真是世上無雙的鮮甘美酒，有香檳之味而無紹酒之烈；鄉下人的創造能力，畢竟要比城市的居民，高強數倍，到了這裏，我倒真感得我們這些講衛生，讀洋書的人的無用了。

酒宴完後，是敬神的社戲的開場；男女老幼，都穿得齊齊整整，排列著坐在一個臨時蓋搭起來的戲臺的前頭；有幾位吃得醉飽的老者，却於笑樂之餘，感到了疲倦，歪倒了頭，在陽光裏竟一時呼呼睡了過去，這又是一幅如何可愛的太平村景哩！「出門楊柳碧依依，木筆花開客未歸，市遠無錫供熟食，村深有紵試新衣，寒沙犬逐遊鞍吠，落日鴉銜祭肉飛，聞說舊時春賽罷，家家鼓笛醉成圍」，這雖是戴表元咏浙江內地的寒食的詩，但在此時此地，豈不也一樣地可以引用的麼？

我們這一批攪亂和平的外客，自然沒有福氣和他們長在一道享受盡這一天完美的永日；兩點鐘敲後，就繞過東頭，在蒼翠裏拾級下山，走上了去白雲洞的大道。鼓嶺南下，是一條灣曲的清溪，深埋在岩石與亂峯的懷裏，狹長的一谷，也散點着幾樹桃花，花瓣浮漾在水面，靜靜地向西流去，去報告山外的居民以春盡的消息了；到了谷底，回頭來再向鼓嶺一

看，各人的腦裏，纔湧起了一種惜別的濃情。千秋萬歲，魂若有靈，我總必再擇一個清明的節日，化鶴重來一次，來祝福祝福這些鼓嶺山裏的居民；因為今天在鼓嶺過去的半天，實在太有意思，太值得人留戀了。當我這一個念頭，正還沒有轉完，而重從谷底向南攀援上嶺還沒有到幾十級之先，不知是我這私念感動了天心呢還是鼓嶺的老百姓在托天留我，忽而一陣風來，從東面吹起了幾朵烏雲，雷聲隱隱，從雲層厚處，竟下起同眼淚似的雨滴來了，於是脚上祇穿着毛布底鞋的我和劉運使兩個，就着了急，仍想跑回鼓嶺去躲雨去。究竟還是前進呢還是後退？大家將這問題在商量着還沒有決定的一刹那，前面樹蔭底下却突然閃出了一位六七十歲的鄉下老壽星，在對了我們微笑着走上前來了。劉運使說：「這是來救我們的急難的山神老土地！」而劉家的小弟弟廣京，跑上了前頭，向這老者去請了一下示；他果然高聲的笑着，對我們作滿足的報告說：「這雨是下不大的，大約過五分鐘就會晴了。」對於天候的經驗，我不如老農，對於爬山的勇氣，我不如這位小弟弟，等雨滴住了以後，路也正繞到了浴鳳池的西邊，他們大家往前面去了，我却自怨自艾，對了山頭的怪石，又作了半天的懺悔。

向西一轉，走到了山頭盡處，將到白雲洞的里把來路中間，忽而地闢天開，風景大變，我們已經走入了一條萬丈絕壁的鳥道的高頭；頭上面只有一塊天，眼底只是黑黝黝的大石壁，石壁中間盤旋着一條祇容一個人走得的勉強開鑿出來的小曲徑；上這裏來一看周圍，我纔曉得從前所走過的山路，直等於平坦的大道，一般人所說的白雲洞的奇岩險路，果然是名不虛傳的絕景了。

原來鼓山西面的這一處山坳，是由兩大塊二千尺高的石壁，照人字形對立着排列起來的。所謂白雲洞者，就是在人字的左面那塊大石壁中間的一個洞，上面有一塊百丈內外的方壁橫蓋在那裏。這一塊方壁就叫一片巖，而那個佛寺，就係以這一片岩爲屋頂，以全洞做牠的地基的。西北角裏，接近人字上半部的一角一片岩下，還留起了一弓空地，造出了幾條石椅石桌，可以供遊人的棲息，可以看雨後的煙嵐，更可以大叫一聲，聽對面那塊大石壁裏返傳過來的不絕的回音。

白雲洞的寺並不大，地方也並不覺得幽深曲折與靈奇，可是從寺門走出，往下向絕壁裏下來，經過陡削直立的頭天門二三天門，雲屏，挹翠岩，與夫最危險的那條龍脊路，而到凡

聖寺的一段山路，包管你只教去過一次，就會得畢生也忘記不了，妙處就在牠的險峻。同去的何熙會氏，是曾經登過西嶽華山的絕頂的，到了龍脊路上，他也說，這一塊地方倒確有點兒華山的風味。

凡聖寺，是會居士在住修的一所新庵；庵左面有瀑布流泉，在大石縫裏飛奔狂跳。瀑布下面，一塊大方岩的頂上，有一處空亭，也安置了些石桌石椅，在款待遊人。我們走過寺門，從寺門前一小塊花園裏走上這觀瀑亭去的中間，在關閉着的寺門上，看到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說：「庵主往山後掃落葉，拾枯枝去了；來客們請上觀瀑亭去息息！」這又是何等悠閑自在的一張啓事書！

從凡聖寺下來，再走上三五里路，就是積翠庵了；陡絕的石壁，到此纔平，千岩萬壑的溪流，到此匯聚；庵前有一排大樹，大樹下儘是些白石清泉，前臨大江，後靠峻嶺，看起來四平八穩，與白雲洞一路的奇岩怪石一比，又覺得這裏是一篇堂而皇之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而白雲洞那面却是鬼氣陰森的李長吉的歌曲。積翠庵下，是名叫作布頭的一個村子，千年的溶樹，斜覆在斷橋流水的高頭，牛眠犬吠，晚煙繚繞著雲霞；等我們走過村上面的一泓

清水的旁邊，向烈婦亭一齊行過最敬禮後，田裏的秧針，已經看不出來，耕倦了的農民，都在油燈下吃晚飯了；回到了南台，我和熙會，更在江邊的高樓上喝酒談天，直到了半夜過後，方纔上床去伸直了兩隻倦腳。一九三六年的清明節日，就這樣的過去了。人雖則感到了極端的疲倦，但是回味津津，明年此日，還想再去同樣地疲倦牠一次，不曉得天時人事，可能容許？

四月十三日（選自宇宙風）

閩遊滴瀝之五

福州城的雅號，叫作榕城，原因是爲了在城內外的數千年老榕樹之多得無以復加；福州的別號，又叫作三山，就因爲在福州城裏有許多許多大大小小的山。

凡到過福州，或翻開福州遊記及指南之類的書來看過一道的人，都背誦得出山歌似的一句形容福州城內諸山的熟語，叫作三山藏，三山現，三山看不見。所謂三山藏者，有的說係指法海寺所在地的羅山，屏山東南麓的冶山，與在閩山巷光祿坊附近的閩山而言；有的更變換名稱，說是羅山，泉山（即冶山），玉尺山（即閩山）的三山。總之，這不大惹人注意的

三山，是在二山現的二山之外的高地，或共脈而異名，或沿山而起屋，使一般身履其頂的人，不覺得是登在山上。此外則福州城內，尤其是在北城，還有許多以嶺取名的地方，若說起藏而不露的山來，我想這些嶺地，當然也可以包括在內。所謂三山看不見者，聽說是指鐘山、澗裏的鐘山，芝澗裏的芝山，以及龍山巷一家私人園內的龍山（或謂係指東城的靈山）而言；這些大約本不是山，不過那些好奇愛僻的先生們，手捧着水煙袋，眼看着梅雨天，閉空不過，纔想出來難難人的說法。至於三山現的二山哩，却位置天然，風景互異，真是值得一說的福州佳麗。凡曾經身到過福建省會的人，鈎駟的鳥語，海陸的奇珍，都會年久而或忘，唯有這三山的形勢，却到死也不會忘記。福州的別號三山，實在也真是最簡括不過的命名。

福州城全體的形狀，像一隻龍蝦的赴壑；兩隻大箝，是東面的于山，西面的烏山，上蹺的尾巴，恰正是上面有一座鎮海樓在的屏山（即越王山）；一道蝦鬚，直拖出去，是到南台為止的那一條大道；蝦鬚盡處，就是閩江的江面，衆水匯聚而入海的地方了。

福州城的創建，當然要遠溯到越王勾踐的七世孫無疆，及秦二世時，無諸開國，都冶爲

城，就在現在的布政裏，屏山東南麓名冶山的一塊小地方。晉太康三年，始置郡；後太守嚴高，聽了郭璞之言，方經始於越王山之南，又向南開闢了一下。於是就有了左鼓右旗，玉帶橫腰的贊語。唐宋而後，漸次擴充；到了明朝，因元之舊，更建櫓樓敵臺，覆以重屋，門列七城，於是便「隱然金湯之固，三峯峙於域中，二絕標於戶外；甘果方几，蓮花現瑞，襟江帶湖，東南並海，二潮吞吐，百河灌溉，」居然成了現在那麼的一大都會。宋謝泌的「湖田播種重收穀，山路逢人半是僧，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及陳軒的「城裏三山古越都，樓臺相望跨蓬壺，有時細雨微煙罩，便是天然水墨圖。」兩詩，就是到了現代，也還用得着。詩裏頭每有人題起，而會城別號之所從出的三山，就是屏山，烏山，與于山了。

屏山在現在省城的正北，下面拖落來就是冶山，實際上，却從何處起是屏山，到何處止是冶山的界限也分不明白。舊日的城牆，一半就繞在這山的北部；而山的絕頂，雄鎮着一座巍巍乎大不可當的鎮海樓。樓的原建築，雖則已經摧毀，但舊址上的那座碉堡，也足以令人想起當年的豪舉。每於夕陽欲下時，車過山脚，舉頭一望碉堡山金黃的殘照，總莫名其妙的

要起一種感慨，真也不知究竟是件麼緣故。

屏山東南下的一區山地，南爲冶山，再南爲將軍山是古代閩中衙署府第的中樞。無諸建國，都卽在此；晉守嚴高的刺史衙署，也就在這裏。唐爲都督府衙，又爲觀察使衙，又爲威武軍衙。閩王審知建牙開府，造文德殿長春宮紫薇宮東華宮躍龍宮明威殿的地方，原全在這些低山淺阜的中間。其後王氏父子兄弟的荒淫流血，錢氏納土歸宋後之創置清和堂，垂拱殿，元之行中書省，明的布政使司，也都在這些地方，所以屏山古時又有越王山之稱。再南下去，是山坡的尾閭了，現在的那座鼓樓所在的地方，就是唐觀察使元錫建置之威武軍門；宋元以後，屢毀屢建；明宣德年間，御史方端命僧了心募修之後，更名全閩第一樓。所謂造三獅以制五虎，或祇開左門出入等傳說，當自這時候起的無疑。

總之，屏山雄鎮北城，大有南面垂拱的氣象，所以歷代衙署，咸集於此。現在則王都舊府，却只剩了衰草斜陽，陸軍被服廠，科學館，惠兒院，乾元寺，以及許多推毀的空房，分占據了這一圈地面。上去在西北的半山中，建有許多新式的平樓房屋，係省府縣政人員訓練之處。再上去，革命紀念碑先烈墓等，縱橫的立着，桃花千樹，更散點在斷碑殘碣的中間；

當礪堡下半里的地方，且有石砌的七星缸一簇，埋在青草碎石裏，想係北斗七星之遺意，或者是用以來鎮壓火患的也說不定。

屏山亦即越王山的妙處，是在牠的能西眺閩江上遊，如洪塘橋以上的風景；登礪樓而北望，蓮花峯以下的亂山起伏，又像是萬馬千軍，南馳赴海的樣子。若在陰雨初霽，殘陽欲落的時候，去登高一望，包管你立不上十五分鐘，就會得愴然而淚下，因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天地悠悠之念，唯在這北門管鑰的越王臺上，感覺得最切。登其他二山之巔，則所見者，唯民房塔影，與日夜的江流船隻而已；和煦繁華，彷彿是坐在春風懷裏，一種溫柔軟感，與在屏山上所感得的哀思愁緒，截然的不同。

省城東南角的于山，別名九仙山，因傳說中有何氏兄弟九人修煉於此（兄弟各養一鯉，後各成龍飛去，解化於九鯉湖中）之故。據說，高有一百五十步，週回三百一十步。閩中記上又說，越王無諸，九日宴集茲山，有大石樽尚存。所以又名九日山。山的最高峯，名鰲頂峯，在火神廟熒星祠南，是宋狀元陳誠之讀書處；後來在山的南麓開了一所書院，取名鰲峯，想來總就在影射着這件事情。山前山後，寺院道觀，不計其數，而規模最大，香火也最

旺威的，當首推東面斜坡上的那一座九仙觀。舊誌上所說的磊老巖，躍馬岩，喜雨臺，仙人牀，金鎖園，杏壇，碁盤石，醉鄉石，九日臺，石門，龍舌泉，以及攬鰲亭倚鰲軒等等故蹟，都在九仙觀之西南北的三面，因為山本不高不大，所以許多奇名怪石的名勝，大抵總在五六十步百步之間。而正德間太監尚春，於宋丞相陳自強宅假山取來的三石，現在還直立在平遠臺的門外，旁邊兩石上所刻景元春三字，仍舊是鮮明得同前日刻出的一樣。

于山山上，最值得登臨懷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裏頭的一所平遠臺。明參將戚繼光，大敗倭寇回來，曾宴士卒於此。至今戚公祠內，供奉着的一張彬彬儒雅的戚將軍像，還是爲福州全郡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峴山碑。祠中的醉石一方，因為戚公醉後，曾經在此坐臥休息過的，遊人過境，個個都脫帽致敬，浩嘆着現代良將的不多。關於戚參將的軼聞故事，以及民間遺愛的證明，如思兒亭，慘惻橋，光餅，征東餅之類，流傳在福州界限的很多很多，將來想做一篇詳細一點的戚將軍傳來紀念這位民族大英雄，所以在這裏只能簡單的一提了事。

于山的好處，是在牠的接近城市，遙揖閩江，而鼓山的嵐翠，又近逼在目前。你若於飯

後省下三十分鐘工夫，從東面九曲亭邊慢慢地走上山去，在大榕樹下立牠片時半刻，看看城市的繁華，看看山川的蒼翠，一定會感到積食俱消，雙眸清醒，而正因為俯拾即是市場之故，所以又不至於有厭離人世，想一個人去羽化而登仙。我故而常對人說，快活的時候，可以去上上于山，拜拜戚將軍的遺像，因為在于山上所感到的氣分，是積極的，入世的，並沒有那一種遺世獨立的佛徒們的悲觀色彩。

城內和于山東西對峙的，是西南角上的一簇烏石。因為烏石山來得高大大一點，所以照堪輿家說來，右強左弱，往往有關氣運。唐咸通中侯官令薛逢，與神光僧靈觀遊此，創亭山側，刻薛老峯三字於石上；五代開運元年，雷雨大作，薛老峯二字倒立，是年閩亡，就是一個應驗。但是將這些風水地理之說丟開，照我們常人的意思來說，覺得烏石山的所以得勝過于山的地方，就在牠的高大靈奇，可以擴充視野。這山在唐天寶時，曾奉勅改稱過閩山；宋熙寧初，光祿卿程師孟知福州，謂此山登覽之勝，敵得過道家的蓬萊方丈，所以又稱作了道山。山頂最高處，是凌霄臺的遺址，東下是香爐峯，金剛跡，浴鴉池，初陽頂，華嚴巖，般若臺等名勝了；而舊時祀唐處士周朴的剛顯廟，祀明督學宗子相的宗公祠等，現在却沒有了。

踪影。

烏石山之秀，是在山頭的那些怪石。如香爐峯的奇岩千丈，對闢兩開，千年不動，永鎮山巔，從遠處瞭望過去，因日光雲影的遷移，往往會幻變作種種的形象。到了身涉其巔，爬上這些大石塊去向四邊一望，又像是脚不著土，飄飄然如騰雲駕霧，身子在飛翔的樣子。像這樣秀麗的一支大石山，從前自然有不少的寺院，現在也自然要被人家侵占去建別墅了。山的南面，有省立的師範學校一所，盤據的地位最大最好；稍東是沈文肅公祠堂，再東是私人的別業之類；南面上山的大道頂邊，却直到現在也還有幾個坍塌得不堪的廟宇存着，在那裏點綴名山，標示沒落。關於烏石山周圍的古蹟名區，寺觀金石，以及名宦僧道的寄跡題詩，本有一部烏石山志在那裏，我可以不必再來抄錄。我只想說一說我每次登烏石山的時候，所感到的，總是一種清空之氣。這一種感覺的由來，大約是因眺望西門南門外的平野，與洪塘鄉的水勢而得。記得元藍智遊烏石道山亭時曾寫過一首詩，特爲抄在這裏，以表示我的同感：

江國涼風白燕初，道山秋色野亭虛，天連野水蓬萊近，霜落汀洲橘柚疎，北望每懷王粲

賦，南遊空上賈生書，四郊但願休戎馬，獨客何妨老釣魚。

福州名勝，於三山之外，還有雙塔二橋諸大寺等等，這一回是記不完了，所以只能暫時擱下了再說。

五月十五日（選自宇宙風）

閩遊滴瀝之六

福州的名勝，三山之外，還有二塔。其實，從前中國的都市府縣城池之類，大抵總有幾箇伽藍塔院，以爲妝飾；這在東洋建築史上，一定有一段很久的歷史，——所受的當然是印度與佛教的影響——不過福建省城的兩塔，在對稱上獨覺得特別一點而已。

兩塔的位置，一在於山即九仙山的西麓，城的東南隅；一在烏石山的東首，城的西南角；其間相去，不過兩百步的樣子，與南門——古稱甯越門——兩兩斜對，却成一個正三角形。兩塔的對稱，於位置之外，還有一白一黑，一木一石的不同；因而關於兩塔，民間也着實流傳得有些荒唐的傳說。

東面于山山麓的一塔，因爲是木造而外面的磚壁上塗以白粉的，所以俗稱白塔，與西面

的那座顏色蒼黑的石塔相對；其實呢，白塔本名定光多寶塔，爲天祐元年瑯琊王王審知所造，使與西面唐觀察使柳冕所造之石塔無垢淨光塔相齊。後來梁開平中，表爲萬歲塔，所以那一個藏塔的寺，亦稱萬歲塔或萬壽塔寺。塔七級八角，裏面以木作階，像螺旋的樣子，共有一百四十二級。這塔看看雖不堅牢，彷彿是馬上就得塌倒下來了，可是直到現在，也還每日有人在那裏攀登。塔下的寺，有千秋堂，有佛經流通處，更有前後山門，倒也還像個大寺；比到西面的黑塔，與塔下的荒基，要堂皇得多了。

到西邊石塔去的一條路，叫作下殿口；灣灣曲曲，狹小不堪，不是發有宏願，非登一次這黑陰陰的石塔不可的人，決不會尋到。據說唐貞元十五年，德宗誕辰，觀察使柳冕爲祝聖壽而建此塔，有庾承宣貞元無垢淨光塔碑記爲證。五代晉天福六年，王延曦重建，名崇妙保聖堅牢塔，林同穎會有碑記。塔共七層，十六門，七十二角。每一層的每一面中間，都有一個石龕，嵌一石刻佛像，角上刻有一篇願贊。例如有一塊大字塔名碑的那一層上，西南面嵌有石刻南無多寶佛一尊，款書「福清公主王氏二十六娘，駙馬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文質，伏願天宮降福，仙掖迎祥，舜華永茂於容儀，柳絮恆資於賦詠」的幾行字刻在那裏之

類。凡爲此塔出錢造像的善男信女，皇帝王后公主駙馬以及其他的皇親國戚，本在最高層上，有一塊很詳細的題名碑刻在那裏的；不過不知於那一朝的那一年，被一位搨碑者的惡心腸所忌嫉，將塔上的碑刻，凡有年份與姓名處，都用錐鑿來鑿去了。這一個人，我想他總一定還在地獄裏受罪，否則，那些塔上的菩薩，以及地下的王氏子孫，又那裏肯干休？

石塔的底下一層，南面已經坍了，沒有了攀登的入口。膽子放大一點，從坍下來的石塊上勉強學着飛檐走壁的妙技，也還可以從第二層起，直登到塔頂。現在塔下面並沒有佛寺圍住，只剩了一條狹小的街，向北直引到塔的根頭；周圍的荒地，也不過數弓而已。但是塔的西南方，却還有一個住着比丘尼的庵，塔的東南面，也還有一個駐劄保安隊的寺存在那裏，這些寺與庵，想來總還是這塔下的寺觀的前身。

從雙塔下來，一出南門，縱橫十餘里，直到著名的大橋止，是南台的境界了；南台以釣龍臺得名，臺在南臺西北的大廟山上，也是福州的一個勝境。相傳閩越王曾釣龍於此，所以山上的一個大廟的匾額，是閩中第一正神之祠的幾個大字。廟後西北面，當福商小學的操場牆外，現在還有一塊全閩第一江山的石碑立着；大約南臺盛日，這地方一定是一般富商名姬

的遊宴之區，現在可不行了，只剩了些學校和詩社的建築物，在那裏迎送江潮，斜睜落日。

往日南臺最著名的地方，叫作洲邊與灣裏，是遊冶郎的流連忘返，城開不夜的淫樂的中樞。邵武詩人張亨甫，在他那部假名華胥大夫所著的南浦秋波錄裏，曾有過「春秋月夜，燈火千家；遠望橋外，旗鼓山光，馬龍江色，盡在簾櫳几席間。絲竹之聲，與風潮相上下，壯士爲之激昂，美人爲之惆悵，遊冶郎之雜沓無論已……」（說洲邊）。「灣裏地稍寬於洲邊，諸姬縱橫爲樓閣，而街衢之曲折隨之。若宛轉以生風，簾玲瓏而共月，春人對倚，秋士忘悲；東笛西簫，千珠萬玉，是爲香海？抑作情天？」等美辭麗句，記述辛巳年火災以前的這幾處的繁華；現在雖則市面蕭條，官娼失勢，但是一二三等的妓館，以及最下流的煙花野雉，還是集中在這一片地方。這地方的好處，是在門臨江水，窗對遠山，有秦淮之勝，而無吏役之煩；且爲歷來商業的中心，所以大腹賈與守財奴，都羣集在脚下。陸上玩得不夠，就可以遊水裏；西上洪山橋，是去竹崎關水口的要道，東下尙書廟，又是登鼓山的捷徑，故而

張亨甫有兩首詩說：

狎客宵宵擁翠鬟，水樓煙樹不曾閒，
尚書廟外紅船子，只自呼人去鼓山。

新道（係浦西的俗稱）年來歌舞繁，
洪山橋畔幾家存，金陵珠市今重見，
若個人如寇白門。

總之，自南臺的大橋至洪山橋，二橋之間，不問是水中還是陸上，從前都是冶葉倡條，張根作勢的區域；福州二橋的著名，一半當然是爲了牠們橋身的長，與往來交通的重要與頻繁，可是一半，也在這種行旅之人所缺少不得的白面女姣娘。

因爲說到了二塔，所以更及於雙橋；既說及了雙橋，自然也不得不說一說福州的女子。可是關於福州少女的一般廢話，已經在一篇名「飲食男女在福州」的雜文裏說過了，這兒自然可以不必再來饒舌，現在只想補訂一下前文所未及，或說錯的地方：藉作這一篇短文的煞尾。

居住在水上，以操舟賣淫爲業的女人，本來是閩粵一帶都有的蜚婦；福州的蜚婦，名叫曲蹄婆，一說是元朝蒙古人的遺族。但據南浦秋波錄之所載，則這些又似乎是真正的福州土

人。

「初，閩永和——閩王王鏐年號——間，王鏐與僞后陳金鳳，侍人李春燕，三月上巳，修禊於桑溪，五月端午，鬥綵於西湖，皆以大姓良家女爲宮婢，進迭奏之音，歌樂遊之曲；及閩亡，宮婢年少者，淪落爲妓，世遂名之曰曲喜婆。（註）後音誤爲舸底，又曰訶黎，蓋曲字閩音讀如舸訶二音，喜字讀如底黎二音。」

張亨甫是閩人，而且又是乾嘉間傑出的才子，考據當然不會錯；我在那一篇文字裏所說的曲蹄婆，就是這些曲喜婆的意思。

福州的女子，不但一般皮膚細白；瞳神黑大，鼻樑高整，而部輪廓明晰，個個都夠得上美人的資格，就從身體的健康，精神的活潑兩點來講，也當然可以超過蘇杭一帶的林黛玉式的肺病美女。我所以說，福州的健康少女，是雕塑式的，希臘式的；你即使不以整個人的相貌丰度來講，切去了她的頭部，只將胴體與手足等捏成一個模型，也足夠與羅丹的 Torso 媲美了。這原因，是在福州的女子，早就素足挺胸，並沒有受過裹腳布的遺毒的緣故。

周櫟園的閩小記裏，有閩素足女多簪全蘭，頗具唐宮妝美人遺意的一條。張亨甫的南浦

秋波錄裏，講得更加詳細：

諸姬皆不纏足——按纏足或以爲始於六朝，始於中唐，始於齊東昏，始於李後主，其說不一；然前明被選入宮之女，尙解去足紉，別作宮樣，可知不纏足，原雅裝也——所穿履，牆縱不過四寸，橫不滿二寸；底高不過二寸，長不過三寸，前斜後削，行嬾娜以自媚，視燕齊吳越，纏而不纖，飾爲假脚者，覺美觀矣。

從此可知福州少女身體的健康，都從不纏足不束胸上來的；祖母是如此，母親是如此，女兒孫女都是如此，幾代相傳，身體自然要比吳越的小姐們強了。

福建美人之在歷史上著名的，當然要首推和楊貴妃爭寵的梅妃；清朝初年，有一位風流的莆田縣長至刻「梅妃里正」四字的印章，來作他的光榮的經歷，與後來袁子才的刻錢塘蘇小是鄉親的雅章，同是拜屍狂的色情的倒錯。

閩王宮裏，自陳金鳳以後，代有父子兄弟因爭宮婢而相殘殺的事情；這些宮婢的相貌如何，暫可不問；但就事其父後，更事其子的一點來看，也能夠推測到她們的雖老不衰的駐顏的妙術。這一種奇蹟的復興，現在也還沒有過去，頗聞某巷某宅有一位太太，年紀早就出了

三十以外了，但看起來却還只像二十幾歲的人。美婦人的耐久耐老，真是人生難得的最大幸福，而福建女子獨得其祕，想來總也是身體健康，飲食豐盛，氣候和暖，溫泉時浴的結果。

聽說長樂縣的梅花村，是產美人之鄉；而兩廣的俗語裏，又有一句「福州妹」的美人稱號，足見福建的美人，到處都有，也不必一定局限於梅妃的故里或長樂的海濱。就我及身所見的來說，當民國十一二年，在北京的交際場裏最出名的四大金剛，便都是福州府下的人。至今事隔十餘年，偶爾與這四位中的一二人相見於倥偬的驛路，雖則兒女都已成行，但丰度却還不減當年。回頭來一看我們自家，牙齒掉了，眼睛花了，笑起來時，縐紋越加得多了，想起從前，真覺得是隔了一世。俗語說，人到中年萬事休，所謂萬事者，是指那一種浪漫的傾向而言；我的所以要再三記述福州的美女，也不過是隔雨望紅樓，聊以留取一點少年的夢跡而已。

中華民國五拾年八月五日

贈

蔣夢麟先生遺書

(選自宇宙風)



國立中央圖書館



122902



(本書是代表作下部)

—版權所有—

價 4.00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總經售處合衆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翻印必究—

2